

И с п о в е д ь

# 忏悔录

[俄] 列夫·托尔斯泰 / 著

崔建华 / 译

Лев Толстой

日夜不息，我们奔向死亡



那么

活着是为了什么

И с п о в е д ь

# 忏悔录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崔建华 译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本书仅供个人学习之用，请勿用于商业用途。如对本书有兴趣，请购买正版书籍。任何对本书籍的修改、加工、传播自负法律后果。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名称：幸福的味道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的名称为：周读 网址：[www.i-readweek.com](http://www.i-readwee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忏悔录 / (俄罗斯) 托尔斯泰著；崔建华译. --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339-4184-0

I. ①忏... II. ①托... ②崔... III. ①托尔斯泰, L.N. (1828~1910) - 自传 IV. ①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5532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朱思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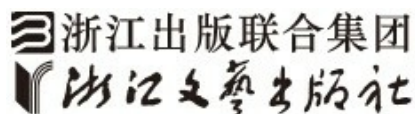
装帧设计 何姝

插画 方佳翮

忏悔录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崔建华 译



出版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http://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字数 79 千字

印张 4.5

插页 2

版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184-0

定价 21.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录

[导读](#)

[第一章 不信教的叛逆者](#)

[第二章 哗众取宠的作家圈](#)

[第三章 我过得不太好](#)

[第四章 野兽、巨龙、老鼠和蜂蜜](#)

[第五章 简单的问题不好答](#)

[第六章 生命向我们隐瞒了什么](#)

[第七章 四种摆脱困境的方式](#)

[第八章 我像一只蹲在井底的青蛙](#)

[第九章 寻找生命的根](#)

[第十章 平凡的人们握有天机](#)

[第十一章 刽子手、醉鬼、疯子眼中的生命](#)

[第十二章 寻找我自己的上帝](#)

[第十三章 信仰是生命的绝响](#)

[第十四章 咽不下去的屈服](#)

[第十五章 在矛与盾的边缘](#)

[第十六章 尾声，和我的梦](#)

[托尔斯泰经历了什么](#)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加小编微信一起读书

小编微信号：2338856113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20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 1、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 2、 每年豆瓣，当当，亚马逊年度图书销售排行榜

- 3、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 4、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 5、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著
- 6、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 7、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 8、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 9、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 10、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和得到电子书

也可以在我的网站（周读）[www.ireadweek.com](http://www.ireadweek.com) 自行下载

更多书单，请关注微信公众号：一种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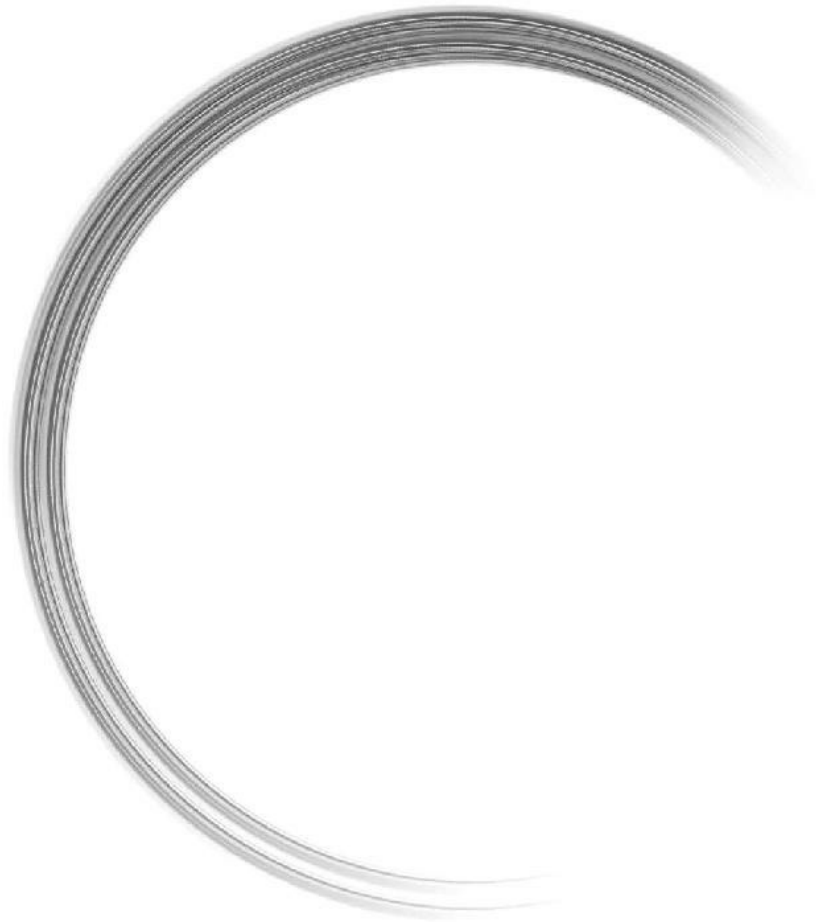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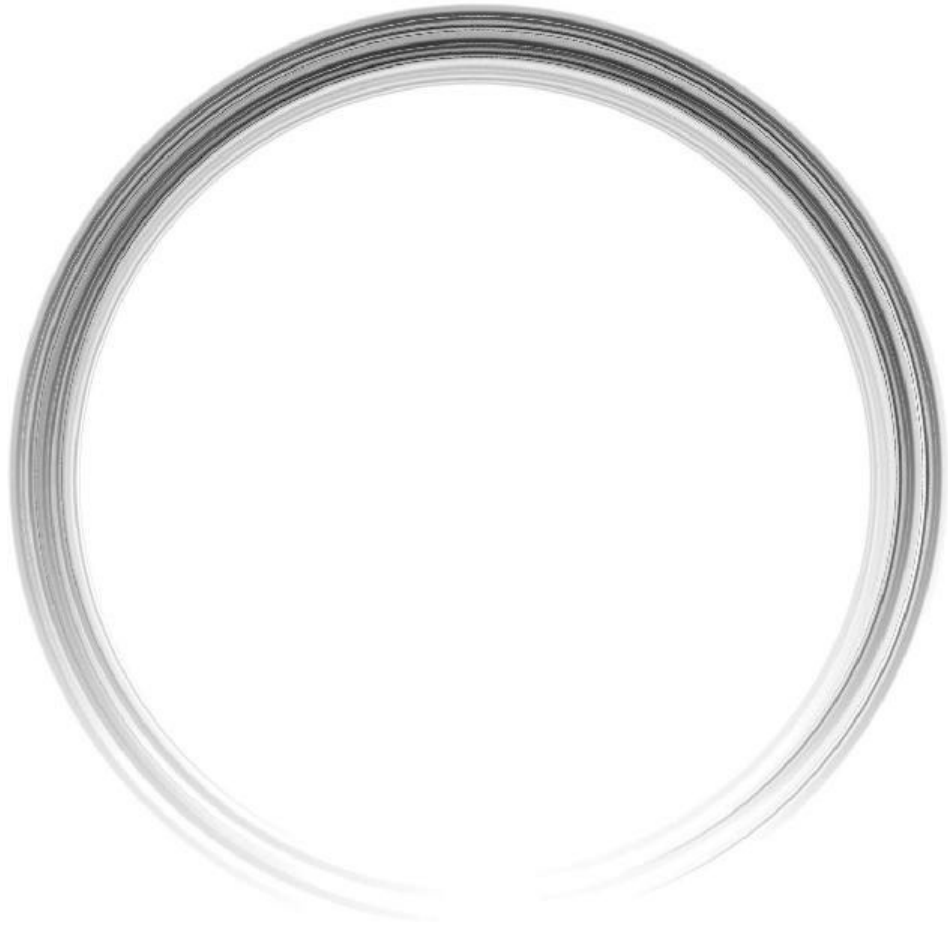


生命就像一个圆



从起点出发，日夜不息





最终，却回到原点，一切努力成为徒劳

那么，生命旅程的意义是什么？



导读

《忏悔录》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最著名的自传作品，位列世界三大《忏悔录》之一。1879年，在创作《安娜·卡列尼娜》行将结束时，因受到长期的精神困扰，作者发生思想波动，世界观剧变，写下影响了几代人的不朽名作《忏悔录》，它探讨的核心问题是：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年9月出生于俄国贵族家庭，童年不幸父母双亡，转由姑妈抚养。1840年进入喀山大学法律系，但逃避科班教育，喜欢自由求知，阅读大量文学作品。后参军入伍，初尝文学创作便一举成功。退伍后回到家乡庄园居住，长期致力于农奴制改革和文学创作，其作品反映当时俄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批判统治阶级的残暴腐朽，被当时和后世俄罗斯人称颂。托尔斯泰因此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代表作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

托尔斯泰在五十一岁时，遭受了一场精神苦难，这场苦难是长期抑郁生活的写照，是种种紊乱和矛盾的集中爆发，是现实脱离理想的强烈愤懑：他本人拥有财富和地位，但经常为自己的富裕感到羞愧不安；他同情下层民众，又对他们缺乏信心；他是一个孤独的斗士，下决心推进农奴制改革，却遇到农奴的麻木冷漠；他与贵族生活决裂，又不得不面对家人的不理解 and 争吵。托尔斯泰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他试图脱离旧秩序，创造一个博爱、公平的理想社会，在寻求新生活的过程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哭喊与苦闷一直陪伴着他。在这种精神危机中，“何去何从”成为托尔斯泰对自己生命的拷问，他的思想备受折磨。

为此他烦闷不已，祈求解脱。他寻找各类人帮助，读了很多书，学习了很多知识，深入思辨，但是他越是思考，这种痛苦就越是不去。在给地质学家斯特拉霍夫的信中，他发疯似的抱怨自己的痛苦。1879年秋，在参观完谢尔吉耶夫圣三位一体修道院和基辅洞窟修道院后，托尔斯泰决定讲述自己新的世界观。托尔斯泰在《忏悔录》中详尽细致地描述了自己对真理的探索，故事的主线围绕寻找生命真谛展开，当人拥有了健康、财富、爱情、事业时，死亡却无法避免，这种吞噬一切的毁灭，能把人生所有的追求变成徒劳，那么生存的意义何在？托尔斯泰说，在搞清楚这个问题前，他不得不拿走房间里所有的绳子，以免自己会想不开而上吊自杀。最终，在与人类伟大思想者的共鸣中，他找到了生存的意义，并揭露了最令人类吃惊的有关生命的秘密。

《忏悔录》主体部分写于1879年——1880年间，1882年完成后首次计划出版，但因有反对东正教内容遭到教会书刊检察机关的强烈反对，1884年第一次在日内瓦出版，第一部全俄文版于1906年出版。托尔斯泰《忏悔录》与奥古斯丁《忏悔录》、卢梭《忏悔录》并称“世界三大《忏悔录》”，与前两者相比，托尔斯泰版以对生命思考的深度见长，其思想性独具魅力，对于生命的认知也最有启发。

作者从质疑信仰的真实性开始，以颠覆性的视角重新审视生命，剖析自我，步步求索，在精微艰深的探求中最终找到生命意义之所在。从作者的自传式叙述中，亦能看到这位享誉世界的作家独特的生活经历，以及19世纪俄罗斯社会的变迁。



## 第一章 不信教的叛逆者

我从小就被大人教着去信从上帝，可上帝真的存在吗？

我自幼受东正教<sup>[1]</sup>的教育和洗礼，此后，它伴我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然而，当我十八岁并从大学二年级退学后，便不再相信他们教我的任何东西。

现在回想起来，我任何时候也不曾真正地相信过什么，只不过信任那时人们教我的一些东西，信任大人们在我面前对主忏悔时说的话——其实这种信任是不可靠的。

我还记得在十一岁时，有一个在中学读书的男孩，名字叫沃罗金卡·M（他早已去世了），来我们家过周末，把一个新发现作为重大新闻向我们宣布：其实根本就没有上帝，我们所学的有关上帝的一切，统统都是谎言（这事儿发生在1838年）。记得当时哥哥们对这个爆炸性新闻非常感兴趣，还叫上我和他们一起讨论。我记得当时所有人都非常兴奋，认为这件事情太有趣了，也完全有可能是真的。

我还记得，我的哥哥德米特里在大学读书时，突然以他性格中特有的狂热，疯狂地信起教来，并且开始虔诚地吃斋、礼拜，过起了纯洁、高尚的生活。但是我们大家，甚至是长辈，都觉得他的做法非常好笑，还莫名其妙地给他起了个绰号“诺亚”。记得当时喀山大学的督学穆辛·普希金邀请我们去他家跳舞时，用连大卫王<sup>[2]</sup>都在方舟上跳舞这典故，幽默诙谐地劝说拒绝参加舞会的哥哥。那时我很赞同大人的这些玩笑，并且从中总结了一些道理：

背诵教义、去教堂礼拜是应该的，但别太认真。

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读了一些伏尔泰<sup>[3]</sup>的作品，他犀利的语言非但没有让我感到气愤，反而使我觉得很愉悦。接受过我们这类教育的人，有的已经脱离了宗教，有的正在脱离。我也像他们一样，不再信宗教。

我认为，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大家的活法其实都一样，都是按照人生存的基本原则在生活。这种基本原则不仅与教义毫无共同之处，而且大部分与之背道而驰。教义不参与生活，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从来不涉及教义，个人生活中也不能参照教义行事。这种远离生活并独立于生活之外被信奉着的教义，即使涉及，也应该被当作一种表面现象，与生活没有丝毫关系。

无论现在还是过去，根据一个人的生活和事业，都无法判断他是否信教。如果公开承认信仰东正教的人与反对东正教的人有所不同，那么这种说辞似乎不是对前者的夸赞。一直以来，公开承认信仰东正教的人，往往都是愚昧、残酷和不道德的，这些人大都自以为是；相反，不信教的人，大多都是睿智、诚实、正直、善良和高尚的人。

国家虽然规定学校要教授学生们教义，并派学生去教堂做礼拜，官员也要开具参加圣餐仪式的证明。但是，我们这类人，既不在政府任职，也不继续学习深造，浑然不知自己已经在基督徒中生活数十载了，甚至觉得自己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这种情况现在如此，过去更是如此。

因此，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人们因信赖或是因外界压力而接受的教义，随着人们不一样的知识和生活经验的积累，正在慢慢地失去其意义。一个人往往会活得很久，他自认为心中会完整地保存着童年时学过的教义，其实到时候这些教义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C是一个聪明而老实的人，他曾给我讲述过他是如何放弃信教的。二十六岁那年一次外出狩猎，晚上露营时，他遵循童年养成的习惯开始祷告。当时他哥哥也和他一起狩猎，躺在草地上看着他。当C做完祷告，准备躺下休息时，他哥哥问他：“你现在还一直这样做？”

后来他们也没有再谈下去。从那天起，C不再去教堂，也停止了祷告。就这样他三十年没有领圣餐，没

有祷告，也没有去教堂。他这么做不是因为知道了哥哥对信仰的看法并认同他的观点，也不是因为他内心做出了某一决定，而恰恰只是因为哥哥说了那句话。他的信仰之墙，本来就由于自身的重压变得摇摇欲坠，而哥哥的话就如同手指在这堵墙上轻轻地戳了一下。哥哥的话让他明白，他以为心中那个满是宗教的地方，如今早已空空如也。他祷告时说的话、画的十字、行礼膜拜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肢体动作。

一旦意识到这一切毫无意义，C便停止这样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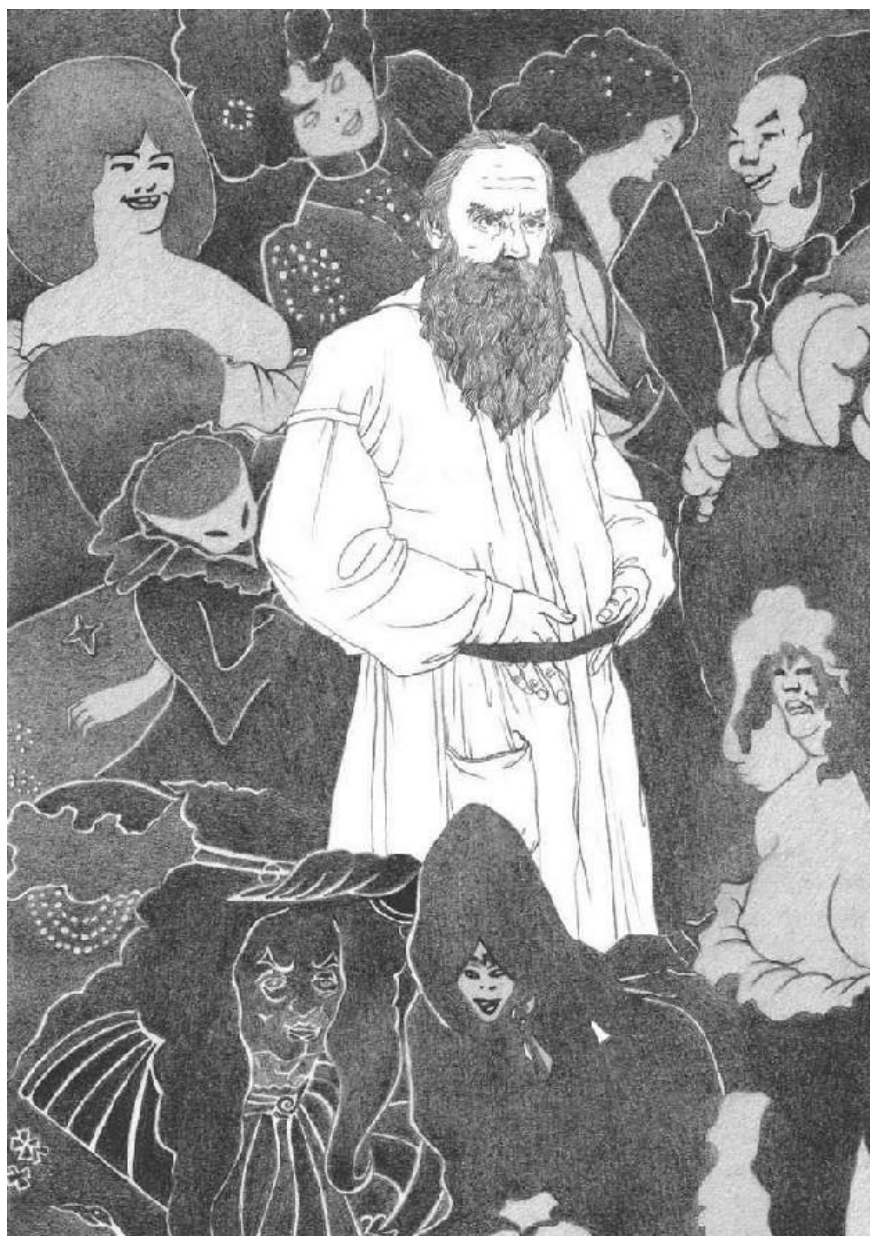
我想，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我所说的大部分人，是受过我们这种教育的、表里如一的人，而不是那些把信仰的对象当作一种手段，获取某些眼前利益的人（那些人其实是彻头彻尾的伪教徒。因为，如果宗教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满足生活需求的某种手段，那么这大概已经不是宗教了）。和我们教育背景相同的人们，通常会陷入那样的一种境地：当生活和知识的光芒融化这座虚假的大厦时，有的人已经发现并扫除了它，有的人仍旧没有意识到。

与其他人相同的是，我自幼接受的教义在心里已经消失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我很早就开始大量读书和思考，从另一个角度说，我是有意识地脱离宗教的。从十六岁开始，我就停止祷告，不主动去教堂，不做斋戒和礼拜。我不再相信小时候他们教给我的东西，但是我仍有自己的信仰。我究竟相信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我相信上帝，或者更确切说我不反对上帝，但是上帝是什么样的，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不反对基督教及其教义，但是这教义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现在，当我想起那段往事，依然能够清楚地回忆起，除动物本能之外，能够推动我生活的动力是——也是我当时唯一真实的信仰——“自我完善”。但是“完善”究竟是什么，它的目的为何，我说不清楚。

我努力提升自己的智力水平，学习所有我能学的知识，学习生活必需的知识；我努力地完善自己的意志，给自己制定一些准则，并努力去遵守；改善自己的身体，通过各种体育运动使自己更有力量，动作更灵敏；克服各种困难来培养自己的韧性，使自己的内心更强大。我认为，所有这些都属于完善。当然，最根本的是道德的完善<sup>[4]</sup>，但是没过多久，这一切都变成了“一般”的完善。即不是希望在自己或是上帝面前表现得更好，而是希望在别人面前能够出人头地。很快这种愿望又被另一种愿望所代替，即要比别人更有名、更有地位、更有钱。



我们的举止和疯人院里的疯子没有任何差别，但当时我只是隐隐约约地怀疑这些。像所有的疯子一样，我把所有人都称为疯子，除了我自己。

## 第二章 哗众取宠的作家圈

这些作家以人类导师自居，却在不知道教什么的情况下教育民众。除了谋金钱和声誉，到底还为了什么写作？

什么时候有机会，我会详述我年轻时代的十年中感人肺腑并发人深省的经历。我想，很多人都有同样的经历。

我也曾竭尽全力地想成为一个好人，但那时我太年轻，年少轻狂，又孤独一人。当我寻找为善之道时，我孤立无援。每一次，当我表现出内心深处的愿望，也就是我想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时，世人却用蔑视和讥笑对待我。但每当我沉迷于可憎的情欲时，却是一路的掌声和加油声。我的爱慕虚荣、争权夺利、贪财好色、自高自大、暴跳如雷、打击报复……所有这些行为又都得到了人们的吹捧。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我变得像一个成年人一样，并且感觉到了他们对我的赞同。

和我一起生活的姑妈是一个非常善良且比任何人都纯洁的人，她老是对我说，希望我能和一个有夫之妇发生关系。她说：“最能造就一个男人的，莫过于跟体面的女人做爱。”她还希望我成为一名副官，最好是皇帝的副官。她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幸福就是讨一个富人家的姑娘做老婆，由此获得更多的农奴<sup>[5]</sup>。

回望这些年，伴随记忆而生的都是诚惶诚恐、极端厌恶和痛彻心扉。战争中我残忍杀戮，给对手设套决斗，而后毙之。赌博输钱，剥削农民的劳动，然后将其处死。荒淫无度，谎话连篇，偷鸡摸狗，信口雌黄，私通旁族，纵饮无度，凶残暴戾，戕害人命……没有一种罪行我没干过，人们却以此来夸奖我。我的同龄人过去认为，或者现在仍然认为：我是一个比较高尚的人。

我就这样过了十年。

在这期间，由于爱慕虚荣和贪恋金钱，我开始写作。在我的作品中，写的都是生活中发生的事。为了猎取功名利禄（我写作的目的），我在写作过程中故意隐藏了美好的一面，把丑恶的一面展露在世人面前，我就是这样做的。多少次，我在作品中费尽心机想把我对善的追求，隐藏在冷漠甚至是嘲讽之后——这些追求是我生活的意义所在。

我达到了目的，人们称赞了我。

战争结束后，二十六岁的我来到了彼得堡<sup>[6]</sup>，开始和作家有了来往。他们待我当自己人，讨好我，使我感到满足。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自己的周遭环境，就开始用作家圈子特有的观点来看作家生活，完全磨灭了我过去为改善自己而作出的努力。这些作家的观点为我奢侈糜烂的生活提供了辩白的理论依据。

我的作家同事的处世之道就是：生活会越来越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些有思想的人是主要的参与者。在这些有思想的人中，我们这些艺术家和诗人最具影响力。我们的宗旨就是教化人类<sup>[7]</sup>。为了不给自己提一些常见的问题，比如“我知道什么，我应该教什么”，就说有一套理论能解释，根本不需要了解这些，因为艺术家和诗人的教化是潜移默化的。

我被人们认为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艺术家和诗人，因此我自然而然就接受了这种说法。我是艺术家，是诗人，我笔耕不辍，我教书育人，可我却不知道自己教的是什么。人们因此给我金钱，我便拥有了锦衣玉食、豪宅美女、社会地位。于是乎事情也就成了这样——只要是我教的，人们就认为是好的。

这种相信诗歌之意义，相信生命之发展，也是一种信仰，我沦为它狂热的信徒。成为这样一名信徒使我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也很开心。我长期沉醉于这种信仰之中，不曾怀疑过它的真实性。但是，那样生活到第二年，尤其是第三年后，我开始怀疑这种信仰的正确性，并且开始检视它。第一个让我怀疑的理由就是，我发现信徒们彼此之间矛盾四伏。一部分人会说，我们才是真正的为人师表，我们传授的都是生活需要的，其他人教的都是不对的；另一部分人说，我们才是真才实学，你们教的是邪门歪道。他们不

停地相互争论、指责，破口大骂，彼此欺骗，弄虚作假。除此之外，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关心谁是谁非，仅仅是为鹬蚌相争时，渔一己之私利。所有的这一切，都迫使我去怀疑我们信仰的真实性。

不仅如此，怀疑作家信仰本身真实性的同时，我开始认真地观察创作者们，并且确信，几乎所有投身于此的信徒，也就是作家们，都是一群无良之人。大部分是坏人，毫无品格，他们要比我过去寻欢作乐或是当军人时见到的人还要坏得多。但是他们很自信，自我感觉良好，这只有那些真正高尚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高尚的人才能这样。我开始讨厌这类人，同时也讨厌我自己，但是我明白了，这种信仰就是用来骗人的。

奇怪的是，虽然我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信仰就是谎言，并且否认了它，但是人们赋予我的一些头衔我没有否认：老师、艺术家、诗人。我天真地以为，我就是诗人，是艺术家，我就能教任何人，虽然自己也不知道教什么。我就这样做了。由于和这些人接触，我身上滋生了一种恶习——与日俱增的高傲和疯狂的自信，甚至达到了一种病态，我断定自己的使命就是教化人类，虽然不知道教什么。

现在，回想起那段时间，回想起当时的心境和那些人的心境（其实那样的人现如今已成千上万），我都觉得有些遗憾、害怕甚至是很可笑这种感觉，就像你身处疯人院一样。

我们大家那时都坚信，我们需要尽可能又快又多地去讲话、写作、发表——这可是全人类的福音。千千万万和我们同样的人一边相互否认着、谩骂着，一边出版和写作，教一教别人。我们没有察觉，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乃至关于生活最简单的问题——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我们从彼此倾听，大家一起七嘴八舌，有时彼此迁就和夸奖，为的就是获得别人的迁就和夸奖。有的时候争吵升级，大声喊叫，试图在嗓门上压过他人。就是那样，就像在疯人院一样。

成千上万的工人夜以继日竭尽全力地工作、排版，印刷出无数的作品，邮局则在整个俄罗斯范围内为其奔走相告。而我们总是在教人，还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教得也不够多，并且很生气，觉得别人不够重视我们。

匪夷所思是吧！但是现在我明白了。尽可能多地获得金钱和赞扬，才是我们藏在内心深处的出发点。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什么都不做，只是尽可能多地著书、写专栏。我们就是这么干的。但为了做这样的无用功，以及确保别人觉得我们很重要，我们还需要一种理论去为我们的行为开脱。以下就是我们编造出来的理论：所有存在的即是合理的，所有存在的都是发展进步的。而所有的发展进步都是通过文化达成的，文化是以书、报纸的发行量衡量的。付钱给我们，尊重我们，是因为我们著书、写专栏，我们才是最有用、最最好的人。如果我们所有人都一致赞成的话，这个理论应该非常受用。但是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同，一个人想法是这样，另一个人的想法又是截然相反，所以就迫使我们反省这观点是否正确。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人们付钱给我们，我们的同伴夸奖我们，导致了我们的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现在我明白了，我们的举止和疯人院里的疯子没有任何差别，但当时我只是隐隐约约地怀疑这些。像所有的疯子一样，我把所有人都称为疯子，除了我自己。



### 第三章 我过得不太好

我开始迷茫、沮丧、丧失理智，受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困扰，那就是：我为了什么而活？

我就这样在丧失理智的状态中生活了六年，直到结婚为止。这期间我出了国<sup>[8]</sup>，生活在欧洲以及和欧洲学者、进步人士的接触，使我更加肯定了我所相信的“自我完善”的信仰，因为我在这些人身上看到了同样的信仰。这种信仰在我身上的反映就是那种最普通的形式，但凡受过我们那个时代教育的人，都会反映出这种形式，可以用“进步”这个词进行概括。当时我认为，这个词含义深邃，我还不能完全参悟。还有一个问题令我感到困惑，这个问题同样也在折磨每一个食人间烟火的人——我应该怎样更好地生活？“进步地生活。”我回答说。这个答案像是一个人在随波逐流的小船上问“我该何去何从”时，得到的回答是“随遇而安”一样驴唇不对马嘴。

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些，只是偶尔不理智，感觉很气愤地反对我们这个迷信时代的一切。人们用迷信隐藏自己对生活的不解。当我在巴黎时，死刑的场景却向我展示了这种对社会进步的迷信的不可靠之处。当我看到一个人身首异处，被扔到棺材里时，我知道了，这不是理智所能理解的，应该用全身心去体会。任何一种当时存在的合理的进步理论，都不能为这种暴行开脱辩解。我明白了，即便自古以来人们就认为应设立死刑，但不论援引何种理论，我都认为这压根儿就不必要，也是不好的。因此，评判善恶的标准不是他人的言行，也并非是否进步，而是我的心和我自己。

另一件让我意识到这种对进步的迷信不足以诠释生命的事，就是我哥哥的死。我哥哥是一个聪明、善良、严谨的人，他很年轻就得病了，病痛折磨他一年多，他才痛苦地死去。他自己也参悟不透。生，是这么地不可思议；死，更是让他费解。任何的理论都不能回答我，也不能回答在卧榻上垂死挣扎、最后痛苦死去的哥哥。

但是，这些只是偶尔的怀疑罢了，事实上我还是继续生活，信仰这种进步。“万物都在进化，我也在进步，至于为何我会与万物一起进步，总有一天会明白的。”那时我应该是这样描述我的信仰的。

从国外回来后，我去了农村，开办农民学校。办学校这事非常合乎我的心意，因为其中没有文学教育中那些显而易见的虚伪。在这里我仍以进步之名行事，但却对这种进步本身持有批评的态度。我对自己说，某些方面的进步其实是不对的，应该完全自由开放地引领这些淳朴的乡亲和农家子弟，建议他们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

其实，困扰我的一直是同一个没有解决的难题，就是想教书育人，却不知教什么。在文学活动的最高层面，我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要是不知道教什么，就不可以教别人，因为我看见了所有人教的都不尽相同，而他们彼此之间用争论的方式来掩盖自己的无知。对待农家子弟，我想可以绕过这个难关，为他们提供他们想学的知识。现在我回想起来，仍觉得可笑，当时闪烁其词，仅仅是为了支撑自己的欲求——教。虽然我心里明镜似的清楚，他们需要的，我什么都不能给，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需要的。学校成立一年之后，我又一次出国取经<sup>[9]</sup>，为的是知道怎么做，才能在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去教别人。

我觉得，在国外已经掌握了这些本事，能用那些卓越的智慧来武装自己了。在农奴解放那年（1861年），我回到俄国，干起了调解人<sup>[10]</sup>的活计，在学校教没文化的人，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教有文化的人，这给人的感觉是，事业在按部就班地发展了。但感到自己精神上不是完全健康，这个工作也不会持续得太久了。那个时候，假如我缺失了另一种我尚未探索但会给我幸福希望的生活——我的婚姻，我就很可能陷入五十岁时那样的绝望。

这一年期间，我忙于做调解人、老师，写杂志专栏，疲惫不堪，尤其是由于思想上的紊乱——作为调解人我要处理繁杂事务，学校的教育工作也不在状态，我觉得这和我在杂志中的影响简直大相径庭。我的初衷和造成的影响一直都是一个目的——一边教书育人，一边掩盖自己不知道应该教什么这一事实。我病了，心病而非身病。我放弃了所有，奔赴草原，呼吸巴什基尔的空气，喝马奶酒，过畜生一般的生活。

从那里回来之后，我结婚了。幸福的家庭生活完全转移了我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在这期间，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家庭、妻子、孩子，以及改善生活水平上。先前对于自我完善的追求，已经演化成对一般意义层面的完善和对进步的追求，现在这种追求更是直接变成了如何让我和我的家庭尽可能地过好。

就这样，又过了十五年。

尽管我认为，文学创作百无一用，但在这十五年间，我依然笔耕不辍。我尝到了文学创作的甜头，沉湎于高额稿酬的诱惑和这微不足道的劳动带来的赞扬，并痴迷于把它当做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减少自己和大家对内心深处关于生活意义所有问题的探讨的手段。

我一边写作，一边把我认为真理的东西传授给他人，教他们怎样生活，才能使自己和家庭尽可能地好。

我便如此活着。

但是，五年前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开始我很困惑，感觉遇到了生活的瓶颈，仿佛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去生活，应该做些什么。我迷失了，陷入了无限的沮丧。但这些过去后，依旧像往常一样生活。可是这些困惑经常以相同的形式，重复出现在我的生活中，越来越频繁。这些生活的瓶颈，往往以相同的问题来表达：“生命的目的是什么？生命去向何方？”

一开始，我觉得这些都是些漫无目的、不相干的问题，这些问题家喻户晓。假如我着手去解决，应该是不怎么费事的，只是我现在没有时间而已。但只要我想，我是可以找到答案的。可是它们总是阴魂不散地重复出现，越来越急切地要得到答案。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就像无数的点聚集在一个地方，凝结成一摊黑色的污迹。

这件事发生了，就像每一个患有绝症的人一样，首先出现了一些不易察觉的征兆。通常病人不会在意这些征兆，随后轻微的不适频繁地重复出现，最终汇聚成病人不间断的痛苦。痛苦慢慢滋生，病人还没来得及回想，就已经意识到，他曾经不以为然的毛病，如今对他来说已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那就是死亡！

同样的故事也在我身上上演了。

我明白这不是偶然的小毛病，而是很重要的大事。如果再有同样的问题重复出现，那么就应该回答它们。我也试着回答了。问题是那样的愚蠢、简单，有些小儿科。就在我刚接触并试着解答它们时，我就确信：首先，这些不是愚蠢的小儿科问题，而是生活中最重要、意义深远的问题；第二，无论我做什么，不管是治理萨马拉<sup>[11]</sup>庄园，教育我儿子，还是著书，我应该知道我为什么做这些。在我不知道目的为何时，我什么都不做。对农场的盘算那时候占据了我整个脑海，有时突然间在脑海里出现这样一个问题：“瞧，已经很不错了，你在萨马拉已经拥有6000俄亩<sup>[12]</sup>土地和300匹马……你还想要什么？”我茫然不知所措，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想。或者当我开始琢磨如何教育孩子时，我会突然对自己说：“为了什么目的呢？”或是讨论如何才能让人民丰衣足食时，我又突然对自己说：“但是这跟我有何关系？”或者是想想我的作品能给我带来什么荣誉时，我对自己说：“瞧，已经不错啦，你比果戈里、普希金、莎士比亚、莫里哀，还有世界上的所有作家都更有名——那又如何？”我完全无法回答自己，哑口无言。这些问题不能等，现在就要答案。如果不回答，那就没法生活。然而，答案却没有。

我觉得我的立足之地已经坍塌了，我脚下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赖以生存的一切也不复存在，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不幸的家伙，爬出去，定会成为暴怒野兽的嘴中之鬼；跳下去，无疑是巨龙的果腹之物。他只能牢牢地抓住枯井内长出的灌木枝。他的手也有些力不从心，他想，应该是快要死了。



## 第四章 野兽、巨龙、老鼠和蜂蜜

除了生活和幸福的幻象以及万劫不复的死亡，生命的真相还有什么？

我的生活停滞不前。我能呼吸，能吃，能喝，能睡；同时却又不能呼吸，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睡，行尸走肉一般。因为我已经没有想要满足而又觉得合理的欲望了。无论我想得到什么，从念起的那一刻就知道，不论能否满足这个欲望，最终的结果依然是虚妄。

假如来了一位巫婆，答应满足我的愿望，我可能会不知道想要什么。即便我无欲无求，但在不清醒时，可能还残留过去那种对欲望的向往，但清醒时分会意识到，这就是虚妄，然后也就没有什么好向往的了。我甚至不再希求了解真相，因为我已经猜到了这个真相究竟是什么。

真相就是——生命是彻底的虚无。

我碌碌无为地活，兜兜转转地过，不经意间进入一个深渊，并且清楚地看到，除了死亡前面什么都没有。不能停下脚步，不能回头，也不能闭上双眼不看前方的万劫不复。除了生活和幸福的幻象，除了真正的苦难和死亡，前方什么都没有。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一个健康幸运的人，觉得不能再继续这样生活了。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指引我摆脱生命的束缚。我不能说我“想”自杀，因为指引我摆脱生命束缚的这种力量比我的区区之想更加强大。这种力量，类似从前对生活的渴求，但方向却是相反的。我所有的力量都在拽我远离生命，自杀的念头很自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和从前改善生活的念头一样，这个念头是如此强烈地吸引我。为了不让这个念头仓促地成为现实，我不得不采用一些狡猾的手段来拖延。我之所以不急于此，是因为我千方百计地想理清头绪，摆脱羁绊。“如果理不清，那么我永远都来得及。”我对自己说。

这就是那时的我，一个被幸运之神眷顾的人，要把一根绳子藏到自己看不见的地方，以防每晚独自脱衣时在横梁上悬梁自尽；不再带着枪去打猎，生怕自己忍不住用这种轻而易举的方式了结了生命。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畏惧生活，迫切地想逃离它，与此同时，对它还抱有希望。

这件事发生在我认为自己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被人们认为是真正幸福的时候。那时，我还不到五十岁，有一位善良的、和我两情相悦的妻子，有优秀的子女，有良田万亩，田产不用我投入劳动就能升值。亲戚朋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尊重我。我被别人赞扬，用不着自欺欺人我也确信自己很有名望。因此，我不仅没有心理、生理上的疾病，相反我的身心更加健康，这种心态我很少在同龄人身上发现。身体方面，我能与农民在割草期一起工作而不落下风；智力方面，我能连续工作八到十小时，并且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

在这种情况下，我却认为我活不下去了。但仍惧怕死亡，因而不得不用一些狡猾的手段，防止自己轻生。

对于我来说，内心世界呈现出来的是另外一种景象：我之所以有生命，是仿佛有人给我的生活开了一个愚蠢、恶俗的玩笑。尽管我没有承认创造我的“人”存在，但是我坚信有人在送我来这个世界的路上，和我开了一个愚蠢恶俗的玩笑——于我而言，这是对我这种境况最自然而然的思考方式。

有时我忍不住想，在世界的某个角落，肯定有一个人，在开心地看着我，看我怎样度过这整整三四十一年，看我如何边学习边生活，看我身体和智力进步成长。现如今我的思维更加缜密，已经到达了生命的巅峰，生命就此完全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就像傻瓜一样站在峰顶，清楚地意识到，生命如此浅薄虚无，过去如此，将来也一样。而他觉得可笑……

但是，不论嘲笑我的这个人是否存在，我都没有好转。对于任何一种行为乃至我全部的生活，我都不能赋予理性的意义。让我觉得吃惊的是，开始我就不明白这些，但是所有的这些早就街知巷闻了。不一定

是今天，也许就在明天，疾病和死亡将会降临（或者已经站在门外了）到我喜欢的人头上，降临在我自己身上，那时除了尸体和蠕虫什么都没有。我的那些事业，无论它们成功与否，将来都会被忘记，或早或晚，那时我也早已不在。为了什么辛苦？为了什么忙？人们怎么能不认识到这点呢？怎么能继续活下去呢？这是最不可思议的！只有陷于世俗生活中才能苟且偷生，哪里有酒哪里醉。但梦醒时分方认清，这一切都是欺骗，愚蠢的欺骗！这不再令人觉得有趣或是可笑，仅仅是残酷和愚蠢。

很久以前，流传着一则东方寓言。一位路人在草原上突然遇到一只暴怒咆哮的野兽。由于对野兽的恐惧，路人准备跳入一口枯井中，但是他看到在井底有一条张着血盆大口等着吞了他的巨龙。这个不幸的家伙，爬出去，定会成为暴怒野兽的嘴中之鬼；跳下去，无疑是巨龙的果腹之物。他只能牢牢地抓住枯井内长出的灌木枝。他的手也有些力不从心，他想，应该是快要死了。上下都在觊觎他，但是他仍然硬撑着。就在此时，他环顾四周，发现有一黑一白两只老鼠在他抓着的树枝上打转儿，并且这两只老鼠还在咬这根树枝儿。眼看着树枝儿就要断了，自己也将落入巨龙之口。路人看着眼前一幕，意识到，死亡已经不可避免。他悬在半空的时候，发现在自己周围的灌木叶子上，有一些蜂蜜，他于是伸出舌头去舔蜂蜜。

我便是这般抓住了生命的树枝。我知道，落入巨龙之口，已是不可避免，它正等着把我撕碎。但是我不明白的是，因何我落到这般受苦受难的田地？我试图去舔这些过去曾给我慰藉的蜂蜜，但现在这些蜂蜜已经不能再令我宽心，那两只老鼠夜以继日地啃噬我赖以活命的树枝儿，巨龙在我眼前十分清晰，我已经感觉不到蜂蜜的甘甜。我看到了迎面而来的巨龙和老鼠，我不能不凝视他们。这不是寓言，对于每个人来说，这是真实存在的、毋庸争辩的、浅显易懂的事实。

那些过去生命中削弱我对巨龙恐惧的幸福生活的假相，现如今已经不能再欺骗我了。任凭你怎样对我说：“你不会明白生活的真谛，别想了，活着吧！”我都不会再这样做了，因为我以前就这样做了很多。现在，我不能再对那些马不停蹄地把我引向死亡的日日夜夜视而不见。这是我唯一能看到的，只有这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

那两滴把我的视线从残酷现实中转移出来的蜂蜜，就是对“家庭”和被称之为“艺术创作”的热爱。而现在，这些已经不再使我感到甜蜜了。

“家庭！”我对自己说。但是，家庭，也就是妻子和孩子，他们都是人，他们处在和我一样的环境中，他们或许应该生活在谎言中，或许应该知道这个残酷的事实。他们为何而活？我为什么去爱他们，保护他们，维护他们，抚养他们？为了让他们以后跟我一样悲观绝望，亦或是为了让他们头脑愚笨吗？我爱他们，不能对他们隐瞒真相：我知道他们在认知过程中每走一步都是走向真相，而真相就是死亡。

“是艺术和诗……”在人们赞美的影响下，我长时间地说服自己，这是可以从事的事业，尽管毁灭一切的死神将会降临，它会毁灭我，毁灭我的事业，以及有关它们的记忆。但是很快我又看到，这也是欺骗。我了然了，艺术能够粉饰生命，也能诱惑生命。对我来说，生命失去了自己的吸引力，而我将怎样来诱导别人呢？在我还没有活出自我时，别人却把他的生命轨迹强加在我身上，虽然我不能阐述出生命的意义，但当我相信生命真的有意义时，各种各样的诗和艺术作品中的生活影像就能给予我欢乐——我愉快地打量艺术这面镜子中的生活。但是当我意识到必须过我自己的生活时，这面镜子对于我来讲，是多余的、不再需要的，也是可笑或令人痛苦的。当我看到镜中自己愚蠢而绝望的处境时，我不能再用这些来宽慰我自己。在我内心深处相信生命还有意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好，对这些感到很高兴。

那时，这些滑稽可笑的、悲情的、催泪感人的、美好的、可怕的事物，他们光明和阴暗的表演娱乐了我。但是当我知道生活是无意义并且可怕的时候，镜中的表演已经不能使我感到开心了。就像当我看到巨龙和正在啃咬我赖以生存的树枝儿的老鼠时，任凭蜂蜜怎样甘甜，我都感觉不到了。

但事情不止这样。如果我仅仅知道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我就会心安理得地忍受。我也会认识到，这就是我的宿命。但是我不甘心。如果我是一个生活在森林里的人，即使知道这个森林没有出路，我也能生存下来；但是我不是那个生活在森林里的人，我是那个在森林里迷路的人，由于迷路，恐惧如影随形，我开始不知所措，希望选出一条出路，我也知道，每一步都能使自己更加迷乱，但还是不得不在林中徘徊辗转。

这太可怕了。为了逃避这种恐惧，我想到了自杀。在等待我的未来面前，我感觉到了恐惧，我知道，这种恐惧要比处境本身更加可怕。但我不能撵走它，也不能耐心地等待结局。无论科学怎样去证明一旦心脏的血管破裂，或者身体里有别的什么东西破裂，那么所有的一切都会瞬间结束，我还是不能耐心地等待

结局。黑暗带来的恐惧太强大，我想用子弹或者绳索来尽快了结掉自己。正是这种感觉无比强烈地引导我走向自杀。

## 第五章 简单的问题不好答

如果死亡终将带走生命的一切，那有什么东西能超越死亡，使我的生命具有永恒的意义？

“或许我忽略了些什么，或者有一些误解呢？”我几次对自己说，“这种绝望不可能是人类所固有的。”于是，我开始在人类已经获得的各学科知识中寻找解答。我落地实干，望眼欲穿，我顽强地、夜以继日地寻找，就像一个垂死之人做最后的挣扎。但一无所获。

我在一切学问中寻找答案，不仅一无所获，反而相信，那些和我一样在这些知识中寻找生命意义的人，肯定也是一无所获。他们不仅什么也没有找到，反而会更加确信，那个让我痛苦的本原——无意义的生命，有唯一的、无可争辩的、每个人都能理解的含义。

我四处寻找，幸亏过去有学习生活经历，以及和世界各国学者的联系，我才得以接触到不同知识领域的学者本人。他们不仅在著作中，而且还通过谈话，为我解释他们自己的知识，我知道了所有能够回答生命问题的知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怎样我都不能相信，知识对于生命问题，除了它现有的答案外，说不出其他任何答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看到了科学以自以为是和严肃的姿态宣告的一些结论，这些结论却又与人类生活中真正重要的问题毫无关系。我觉得有些东西，我还是不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在知识面前感到胆怯。我觉得，我的问题与所给出的答案相悖，不是知识的原因，而是由于我的不学无术。这些对我来说不是开玩笑，不是娱乐，而是关系到我的生与死。我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我提出的问题都是合理的问题，是任何一门知识的基础。如果科学硬要回答这些问题，那么我和我提出的问题没有错，错的是科学。

我的问题，也就是引导我五十岁时自杀的问题，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问题，小到懵懵懂懂的婴儿，大到繁华看尽的老人，心里都有这样一个问题。没有这个问题，生活就不能继续，就像我在现实中感受到的那样。问题是这样的：“我现在所做的，将来要做的，将会产生什么后果？什么是我全部人生的结果？”

如今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这样的：“我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要有欲望，为什么要做事？”或者这样来表述：“我的生命是否具有超越死亡从而永恒的意义？”

无论这个问题的提问方式如何变化，它都是同一类问题。我在人类的知识中为这个问题寻找答案。我发现，根据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态度，人类的知识似乎可以分成两个对立的半球，在相对的顶点各有两极，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积极的，然而无论是在哪一极，都没有生命问题的答案。

有一门学科好像并不关注这个问题，但自身却能清晰准确地回答所属领域的问题，这就是实验科学领域，这一领域的极端是数学；另一门学科承认这个问题，但却无法做出解答，这是思辨科学领域，极端是形而上学。

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思辨科学，后来数学和自然科学也吸引了我。当我还没有对自己明确提出自己的问题，且这个问题在我心中尚未成形又不要求我立即做出解答时，我一直满足于知识对这一问题给出的伪答案。

实验科学方面，我对自己说：“万物都在变化发展，日趋分化，变得日益复杂和完善，而且存在指导这一变化进程的规律。你是整体的一部分，当你尽可能地了解整体、了解发展规律之后，那时你将会认识并了解自己在整体中的位置以及自己本身。”虽然承认这个让我很羞愧，但是我承认，有一段时间，我确实满足于此。我恰好也是那个时候逐渐变得复杂和成熟的。我的肌肉在增强，越发变得结实；记忆力增强，思维敏捷，理解能力增强；我在成长，日益变得成熟。由于我在自己身上感觉到这种成长和变化，我自然地认为，这是全世界通用的一个规律，从这个规律中我将能够找到生命问题的答案。

但我停止生长的时期到来了，接着我感觉到，我不再成长进步。我日益消瘦，肌肉渐渐松弛，牙齿脱落，最后我看到，这规律不仅不能给我解释什么，而且规律本身从来也没有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我只不过把在我生命一定时期内看到的東西当做这种规律而已。我严格地分析了这种规律的定义后认为，无限发展的规律是不可能存在的。我明白了，如果说“在永恒的空间和时间内，万物都在变化发展、完善，日趋复杂，日益分化”，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所有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空话，因为在无限之中既无复杂，也无简单，无前，无后，无好，也无坏。

主要的是我的个人问题——这个有欲望的我，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完全没有答案。我明白了，虽然那些知识很有意思也很吸引人，但在生命问题上，它们体现出来的可用性，刚好与那些知识的准确性成反比：它们对生命问题越不适用，就越准确和清晰；它们越是试图回答生命问题，就越模糊不定、枯燥乏味。

如果把注意力转向那些回答生命问题的学科，比如生理学、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你就会看到思想惊人的贫乏，表述含混不清，伪装能解答超出其学科范围的问题。思想家之间无休止地争论，还自相矛盾。

有的学科不打算回答生命问题，只是回答自己科学方面、专业方面的问题，如果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领域，那时你会感叹人类智慧的力量，但是你早就知道这个事实——它没有回答生命问题的答案。这些知识直接无视生命的问题。他们说：“对于你是谁、你为什么活着这一类的问题，我们没有答案，也不研究这类问题。如果你想知道光、化合物的运转，有机物发展的规律，如果你想知道物体和它们形式的规律，数值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大脑的生理，我们对所有这些疑问都有清楚准确、毋庸置疑的答案。”

一般来说，实验科学对待生命问题的态度是这样表现的：

——提问：我为什么活着？

——回答：在无限的空间和永恒的时间内，无限的微粒以无限复杂的形式进行成长和分裂，当你明白这些变化的规律时，你也就明白自己为什么活着了。

于是我转投向思辨科学领域。有时我对自己说：“人类以指导他们的精神原则和理想为基础生存和发展着。这些理想通过宗教、科学、艺术以及国家政体表现出来。这些理想变得越来越高端，人类也朝着更幸福的生活迈进。我也是人，因此我的使命就在于，加强对理想的认识，促进人类理想的实现。”在我思想混沌的时候，我还常常满足于此。但是很快生命问题又重新出现在我的面前，所有这些理论瞬间就崩塌了。抛开这一学科的敷衍了事不说，他们还把以少数人作为研究对象得出的成果当成了大众公理。这种“人类理想组成论”有诸多拥护者，且不谈这些拥护者之间的矛盾与争吵，这种理论怪异（或愚蠢）之处在于，在回答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问题——“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我应该怎么做？”之前，它认为人类应该首先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人类尚不了解的生命？”但人们只知道某一短暂时期里生命的点点滴滴，而对完整的一生是什么其实并不了解。要想弄清楚自己是谁，首先就应该知道这神秘的人类是什么，而这神秘的人类，是有很多像他们一样不了解自己的人组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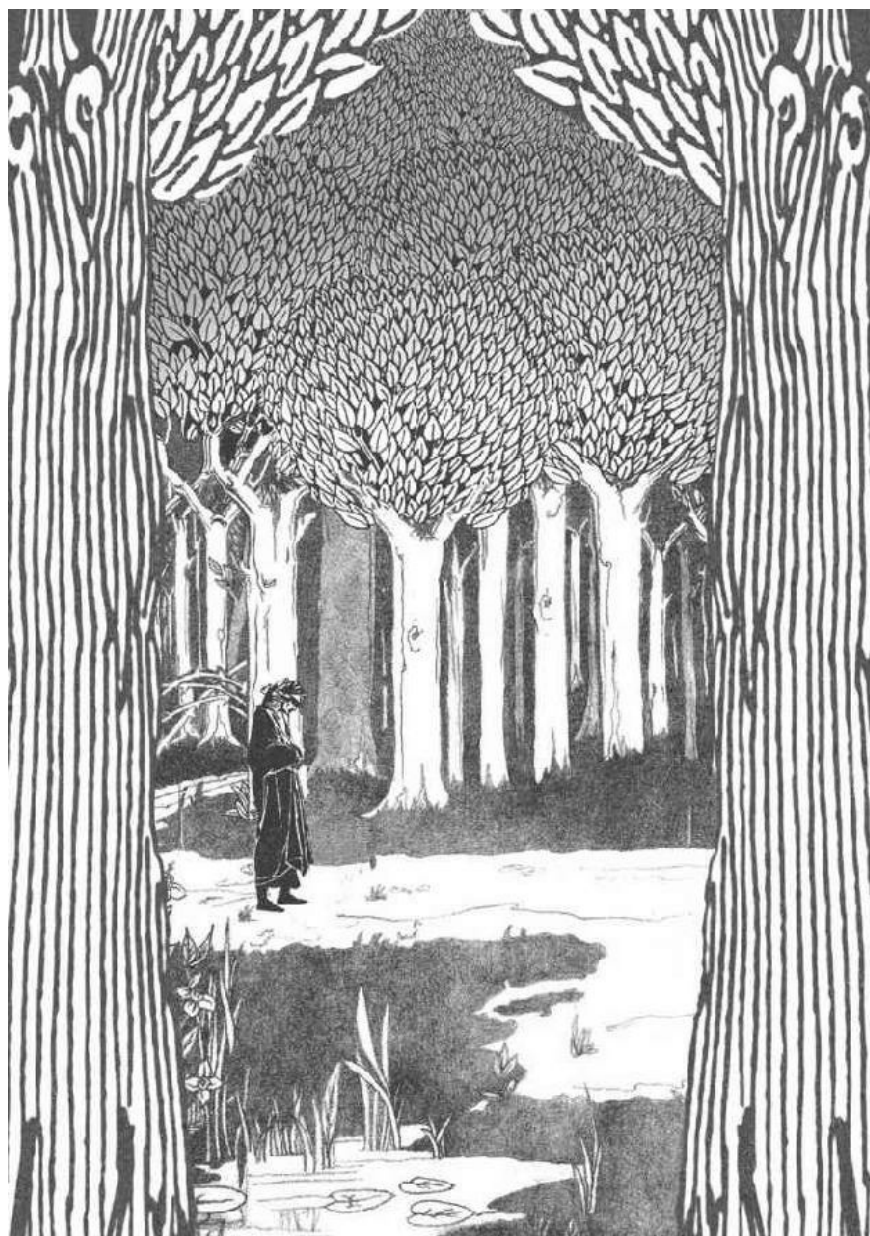
应该承认，有一段时间我是相信这些的。那时，我还有自己钟爱的梦想，这一梦想支持了我的一些刁钻古怪的想法。我费尽心机地想出了一种说辞，按照这种说辞，我就能理所应当地把我刁钻古怪的想法看成是人类的规律。但是很快，当生命的问题在我心中清晰地重现时，这个答案在一瞬间化为乌有了。现在我知道了，就像在实验科学中存在着真科学和伪科学，二者都曾试图回答超出其自身范围的问题，在这个领域同样如此，也存在最常见的一些试图回答超出自己范围之外的问题。这一领域的伪科学们——法学、社会学、历史学——都试图回答人类的问题，并异想天开地用他们自己的手段去回答与全人类有关的生命问题。

在实验科学领域，如果有人真诚地问：我应该怎么样生活？如果建议他“在无限的空间内，去研究无限的微粒在时间和复杂方面的无穷变化，那时也就能理解自己的生命了”，这个人不会满足你这样的答案。这个真诚的人同样也不会满足这样的回答：去研究整个人类的生命吧，因为我们既不知道人类生命的起源，也不知道终点，哪怕是这生命旅程中的一个小段落，我们也不能参悟透彻——如果这样做了，你也就明白了自己的生命。在伪科学领域也是如此，那些伪科学偏离自己的任务越远，他们就会越含糊、失真、愚蠢和矛盾。自然科学研究的问题，是物质现象的因果关系。每次自然科学涉及这种终极原因，往往得出

的结论都是无关紧要的废话。思辨科学的任务就是了解生命无因果联系的本质。每次去研究因果现象，比如社会现象、历史现象，往往也是废话连篇。

实验科学的研究并不涉及终极问题，它只是探索积极的知识，从而表现人类智慧的伟大；与之相反的是，思辨科学从终极问题出发去研究人类，后来才成为科学，完全无视因果顺序，一样也是表现人类智慧的伟大。举例：这一领域的极端是形而上学，或思辨哲学。这类科学明确地提出了几个问题：我是什么？整个世界是什么？因何有我？因何有世界？这类科学从诞生之日起，对于那些问题的回答永远都是相同的。哲学家把我的生命本质，或者把现存万事万物的生命本质称为概念，或是本质，亦或是精神，其实陈述的都是一个事实，即这种本质是存在的，我也实实在在地存在，我就是这种本质。但是这种本质为何存在，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他不知道，也不会给出答案。我问道：这个本质为什么要存在？他现在是什么样的？将来又会变成什么样？哲学不仅没有回答我，它自己也在问。如果它是一门真正的哲学，那么它的全部工作也就是为了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如果它坚守自己的任务，那么它对于“我是谁？整个世界是什么？”的回答只能是：“是芸芸众生，也是缥缈虚无。”而对于“因何有世界？因何有我？”的回答，则是：“不知道。”

因此，不论我怎么样琢磨这些哲学的抽象答案，都没办法得到哪怕是与我想要的答案相近的结论。不是因为科学领域的答案与我的问题风马牛不相及，而是因为这里没有答案。即便把全部思维都集中到我的问题上，最终代替答案的，还是原来的问题，只不过问题的形式更加复杂了。



在寻找生命问题答案的过程中，我和在森林中迷路的人的感觉完全一样。

## 第六章 生命向我们隐瞒了什么

通过理性的推理，我和苏格拉底、叔本华、所罗门、释迦牟尼这些人类大智慧者得出了对于生命认知的同样的结论。

在寻找生命问题答案的过程中，我和在森林中迷路的人的感觉完全一样。

我来到了一片空地上，爬上一棵树极目眺望，目光所及之处，茫茫荒芜，也不可能有人迹。我走向森林深处，进入一片幽暗。望向极幽暗之处，也未见一处人烟。

我就这样漫无目的地徘徊在人类知识的森林中，在数学和实验科学的影响下也时常迷茫。数学和实验科学展现了地平线，但循着这方向，却依然找不到落脚的人家。在思辨科学领域研究得越多，陷入其黑暗就越深。最后我更加坚信，在这里，出路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

我转向知识光明的一面，却明白这仅仅是逃避问题。在我面前铺开的这条路，无论多么光芒万丈，无论多么吸引人，不论沉浸在这种知识的海洋中有多么惬意，我也早已看透，这些知识越清晰，越不能满足我的需要，越不能回答我的问题。

我知道这些，我对自己说，科学锲而不舍要探索的，回答不了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条路给不了我答案。在思辨科学领域我明白了，虽然知识的目的很明确——为了回答我的问题，但是所给答案千篇一律，就像我自己给出的答案一样：

——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毫无意义。

或者是：

——我的生命将会变成什么样？

——没什么。

或者是：

——现存的万物为什么存在？我为什么存在？

——因为存在，所以存在。

我向人类另一方面知识寻求答案时，获得了无数准确的答案，这些答案都是回答那些我从未涉猎过的问题，比如星体的化学成分，太阳朝武仙座的运动，人类和自然万物的起源，无限微小原子的形状，无重极小以太粒子的波动。但是这一知识领域里回答“我生命意义为何”的答案只有一个：“你就是你所谓的生命，你就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粒子的聚合。这些粒子的互动与转化，在你身上产生了你称之为‘你的生命’的那个东西。这种聚合会持续一段时间，然后这些粒子的互动会停止，那么你称为‘生命’的东西也会终止，到时你也没有任何问题了。你只不过是某团东西的偶然聚合，这一小团东西会发展，这种发展被称为‘生命’。这团东西会瓦解，那么它就停止发展了，所有的问题也停止了。”

科学精准的一面就是这么回答的，如果它恪守这原则，那就说不出别的答案了。



现在看来，该答案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需要知道自己生命的意义，但“生命只是无限中的一团微粒”这种结论不仅不能赋予它意义，反而销毁了所有可能。

实验科学和思辨科学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发展，其本身对这种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这两种科学得出的结论模糊、含混、朦胧，不能算是真正的答案。

知识的另一方面，思辨方面，当它恪守自己的原则，准备直截了当地回答问题时，说出的答案其实和过去任何时候的答案都一样：世界是永恒的、不可思议的东西，人的生命则是这不可思议的“一切”的组成部分，同样不可思议。我又推翻了思辨科学和实验科学得出的一些结论，这些结论构成了伪科学中毫无作用的部分，这些伪科学又被称为法律、政治、历史等。在这些科学中引入了一些对发展和完善的错误理解，唯一的区别在于：那里说的是万事万物的发展，而这里讲的是人类生命的进步。二者犯了同样的错误：在永恒中的发展和完善不会有任何目标和方向，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也不能给出任何答案。

不同于叔本华所谓的专业哲学——其作用就是把一些既存现象按照新的哲学标签进行分类，并给它们重新命名——在真正的思想，也就是真正的哲学中，如果哲学家没有忽视实质性问题，那么给出的答案和苏格拉底、叔本华、所罗门、佛的答案是相同的：

“我们只有离生命越远，离真理才越近。”苏格拉底在临终时这样说，“我们这些热爱真理的人，在生命中追求什么？是为了摆脱肉体以及肉体生命所产生的一切罪恶。如果是这样，当死神来临时，我们能不高兴吗？”“智者用尽一生一世来将死亡寻找，所以死亡没有让他们畏惧。”

这是叔本华说的话：“认识到世界内在的本质是意志，并在一切现象中——从无知觉的自然力的无意识企图到人的完全有意识的活动，只承认这种意志的具体性，我们就不能回避一个结果，即随着意志的任意否定和自我消亡，一切现象——世界赖以生存的、持久的、既无目的又不停息的，具有不同程度具体内容的希望和爱好也将消失，因果关系的多样性也将消失，随同形式一起，意志具有空间和时间这种一般形式的一切现象也将消失，结果是世界最终的基本形式——主体和客体也消失了。没有意志，没有表象，也就没有世界。在我们面前就只有空无。但是抗拒向寂灭转化，亦即我们的天性，也不过是这种构成我们自身和我们世界的生存意志。我们这样害怕寂灭，或者换一种说法，我们这样想活着，这只意味着我们本身就是这种生存的愿望，除此以外我们一无所知。因此，对我们这些还充满意志的人来说，意志完全消亡之后，剩下的当然是空无。与此相反，对于意志发生了变化并已消亡的那些人来说，我们这一非常现实的世界，连同他们所有的太阳和银河，都是虚无。”<sup>[13]</sup>

“虚空的虚空，”所罗门说，“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忙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球永远长存……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之。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人也不纪念。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知神叫世人所历练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里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烦恼；增加知识，就增加忧伤。”<sup>[14]</sup>

“我在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我指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我心里察究，如何用美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中当行何事为美。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建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种各样果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树木。我买了奴婢，也有生在家中的奴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主的财宝，以及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取乐之物，如乐器及诸如此类。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凡我目之所求，我没有不留给他人的；我心之所乐的，没有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中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在王以后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人眼目光明，愚昧的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明了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我在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空虚。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会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我之所以恨恶生命，是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之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是留给我以后的人……

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烦恼，连夜间心也不安。这就是虚空。人强莫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sup>[15]</sup>

“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都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起誓的如何，怕起誓的也是如此。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总比死去的狮子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去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就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时尚，他们永不再有份了。”<sup>[16]</sup>所罗门，也就是写下这段话的人是这样说的。

这是印度先哲的故事：释迦牟尼是一位年轻幸福的王子，他从来不知道何为衰老、疾病和死亡。一次他乘车出去游玩，看到一个牙齿掉光、口水横流的可怕老人。在此之前不知道何为“衰老”的王子很惊讶，他问车夫，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个人会落到如此可怜、令人讨厌、不成体统的地步？当他知道这是每个人的必经阶段，就连他这个年富力强的王子以后也无法逃脱时，便再也没有心情游玩了，下令回去，好好思考这一问题。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冥思苦想了几天，大概是找到了某种安慰，他又兴高采烈幸福地出去游玩了。但这一次，他遇到一个双目浑浊、脸色发青的人，他瑟瑟发抖，显得疲惫不堪。由于王子不知道“疾病”这一说，他又一次停下来问，这是怎么回事？当他知道这是疾病，每个人包括他自己，这个健康幸福的王子也会病成这样时，他又无心游玩了，下令回去，重新寻求安慰。后来，大概是找到了安慰，他又一次出去游玩了。但这第三次，他又遇到了新情况。他看见一辆车上拉着一个东西。“这是什么？”他又问。“死人。”别人回答说。“什么是死人？”王子问。人们对他讲，死人就和那个人一样。王子走到死人跟前，掀开布打量着他。“他以后会怎么样？”王子问道。人们告诉他说，死人会被埋到土里。“为什么？”因为他再也不会活过来了，他将变得腐臭，生满尸虫。“每个人都注定这样吗？我也会这样吗？我也会被埋在地下，变得腐臭，被尸虫啃食？”“是的。”“走！回去！我不游玩了，再也不会出来游玩了！”

释迦牟尼在生活中找不到安慰，认定生命就是最大的恶。他把全部精力用在超脱世俗和普度众生上，而且要死后任何时候也不能重生，把生命之树连根拔除。所有的印度先贤都是这样说的。

这就是人类真理在回答生命问题时所给出的直白答案：

“肉体的生命就是罪恶和谎言，清除肉体的生命就是幸福，因此我们应该期望这么做。”苏格拉底说。

“生命就是罪恶，它什么都不是，向虚无转化才是生命唯一的幸福。”叔本华说。

“世间一切，无论是智是愚，是穷是富，是喜是悲，都是虚空。人死之后，会带走一切，因此是荒唐。”所罗门说。

“人生就是不可避免的痛苦、衰弱、衰老和死亡，应该使自己摆脱生命，了脱生死。”佛说。

这些智者说的，和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说的、想的、感觉到的一样。我也是这样想的，这样感觉的。我在知识中的徘徊不仅没有把我从绝望中拉出来，反而让我更加绝望。一门知识不能回答生命的问题；另一门知识虽然回答了，但却再次印证了我的绝望，并且指出，我得出的结论不是因为我的错误，也不是我病态思维的产物，相反，它向我证明，我想的都是正确的，和人类大智慧者的结论相同。

已经没有什么好骗自己的了。一切都是虚空，没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才是幸福的，死比生好，必须摆脱生命。

## 第七章 四种摆脱困境的方式

或无知，或享乐，或毁掉，或苟延残喘，人类就用这四种方法来摆脱生命束缚。

由于在知识中找不到解释，我开始在生活中探索，寄希望于我身边的人群。我开始观察像我这样的人，琢磨他们在我身边如何生活，如何处理这个把我带入万劫不复的问题。

这就是在和我有着相同教育背景以及生活方式的人身上找到的解释。我发现，要想摆脱我们目前所处的可怕困境，有四种方法适用于我们这一类人。

第一种解决方法就是无知。这种无知表现在对于生命中的荒谬和罪恶一无所知。这类人大部分是妇女，或者非常年轻的人，或者非常愚蠢的人，他们还不理解叔本华、所罗门、佛所遇到的那类有关生命的问题。他们既看不到垂涎自己很久的巨龙，也看不到啃食他们赖以生存的树枝的老鼠，只是自顾自地吮吸那点蜂蜜。当然这样的享受只是一时的，一旦他们发现了巨龙和老鼠，这些甜蜜也就不复存在了。我从这些人身上没有什么好学的，那些东西既然已经知道了，就装不出一副一无所知的样子。

第二种解决方法就是享乐。这种享乐也就是，已经了解生命的绝望和困境之后，毅然决然地享受现在的幸福，既不理睬前方的巨龙，也不看身边的老鼠，心安理得地用最舒服的方式舔食蜂蜜。树枝上蜂蜜越多，他越是吃得忘乎所以。所罗门这样描述这种方法：

“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常享受其所得。”<sup>[17]</sup>

“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同你所爱的妻快乐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凡你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sup>[18]</sup>

我们这类人中绝大部分采纳了第二种方法。他们所处的条件使他们的利益多于困苦，而道德上的麻木使他们有可能忘记他们的有利地位是偶然的。不可能所有人都像所罗门一样有一千个妻子和一座宫殿。一个人有一千个妻子，就会有一千个人没有妻子；一个人有一座宫殿，就会有一千个汗流浃背建造它的人。今天我偶然地成为所罗门，明天也能偶然地成为所罗门的奴隶。这些人想象力愚钝，他们可能会忘记是什么原因让佛不得安生——是不可避免的疾病、衰老、死亡，早晚有一天他们会将这些欢乐毁为灰烬。

我们这一代人，或是和我们生活方式相同的人中，大部分人都这样想。这些人中的部分人断言，他们思维和想象力的愚钝是一种哲学，并自称为积极哲学。但在我看来，即便这样，也不能把他们从看不到问题、只舔食蜂蜜的那类人中分离出来。并且我也不能去模仿这些人，因为我没有他们那样愚钝的想象力，也不能人为地在自己身上生出这种愚钝来。当我看到巨龙和老鼠时，就像任何一个活人一样，我不能把目光从它们身上移开。

第三种方法就是借助力量和能量。这种方法就是明白了生命的罪恶和荒谬之后，毁掉生命。少数意志坚定的人是这样做的。当他们清楚地意识到生命是拿他们开的一个愚蠢的玩笑时，明白死者比生者更幸福时，领悟到最好一切都不存在时，他们就会立刻结束这个愚蠢的玩笑。结束的方法很多：上吊、投河、用刀刺进心脏、卧轨。现在我们这类人中采用这些手段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大部分处在精力最为充沛的青壮年，还没有养成那些摧毁理智的坏习惯。我觉得这是最值得采用的方法，我也希望这样做。

第四种方法就是懦弱。这种懦弱在于，即便意识到生的罪恶和荒谬，知道未来什么也不会得到，仍然继续苟活。这类人知道死比生好，但却没有能力尽快去结束这场欺骗，结束自己的残生，而且似乎还在期待些什么。这是一种懦弱的方法，因为我既然知道这是最好的方法，并且这种方法又触手可及，为什么不付诸行动呢？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这类人就是用这四种方法来摆脱可怕的矛盾。无论我怎样想，绞尽脑汁，除了这四种方法，其他的方法还没有发现。一种方法是：没有意识到生命的毫无意义、空洞和罪恶，没有意识到死了更好。我不能不了解这一点，既然让我知道了，那我就不能对其视而不见了。第二种方法：按照现有状况去过活，不去考虑未来，但是我做不到。当我知道衰老、死亡、痛苦后，就像释迦牟尼一样不能去狩猎了。我的想象力非常丰富。除此之外，我不再对短暂的偶然性感到高兴，即便是这些偶然能够给我带来瞬间的满足。第三种方法：知道生命的罪恶和荒谬之后，停止生活并自杀。我明白这些，但是到底我还没有自杀。第四种方法：像所罗门和叔本华一样生活。即便是知道生命就是拿我开的一个愚蠢的玩笑，却依然活着，像往常一样洗脸漱口、穿衣吃饭、侃侃而谈，甚至还写出书。这些令我感到厌恶和痛苦，但是我依然处于这种状态。

如今我看来，如果我没有自杀成功，究其原因，就是我隐约意识到了自己思想的错误。我的思路和一些引导我们承认生命是荒谬的智者思路，在我看来无论多么令人信服和不容置疑，对于我论断的出发点的准确性来说，我对其还是有一种模糊的质疑。

事情是这样的：我和我的理智认为生命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没有什么比理智更高（没有，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有），那么对我来说理智就是生命的创造者。如果没有理智，对于我来说就没有生命。理智本身就是生命的创造者，它又怎么去否定生命呢？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没有生命，也就没有我的理智，最后理智成了生命的产物。生命就是全部，理智是生命的结果，可是这种理智正在否定生命本身。我觉得这里隐藏着一些问题。

我对自己说：生命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罪恶，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我曾经活过，并且现在还活着，整个人类过去和现在依旧生活着，为什么会这样？当人类可以不用存在的时候，为什么人类还活着？难道只有我和叔本华一样聪明，参透了生命就是毫无意义和罪恶？

关于生命是虚空的学说并不复杂，很早以前就被一些最平凡的人提出来了，而这类人过去有，现在仍然有，难道他们活着就从来没有想过去怀疑生命的合理性吗？圣人的智慧肯定了我的知识，这些知识给我展示了世界上的一切——有机的和无机的，所有这些都被巧妙安排了，只有我的处境非常可笑。这些傻瓜——大部分平凡人，对世界上有关有机物和无机物的构成一无所知，可是他们生活着，而且觉得，他们的生活安排得非常合理。

此时我的脑海里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会不会有些东西我还是不懂呢？无知就是这样表现的。无知者总是发表这样的言论。当他们不了解某一领域时，他就会说他不了解的那些是荒谬的。而实际情况是这样，整个人类过去存在，现在也存在，仿佛是了解自己生命意义的，因为如果不了解生命的意义，人类就不能够生存。而我要说，整个这种生命都是毫无意义的，我没法活了。

“任何人都不会妨碍我和叔本华一起来否定生命，但自杀的话——一切就都结束了。你不喜欢生命，那就自杀咯！你活着，却又不知道生命的真谛，那就结束生命吧，别虚度光阴，又一边絮叨着你自已参悟不透生命。当你有一群良伴，他们所有人都知足，并且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唯你感到无聊甚至是厌恶时，那么请你离开！”

那么事实上我们这种既坚信必须自杀又下不了决心的人，究竟算是什么人？难道不是极其懦弱、始乱终弃的人吗？直白地说，我们就是一群蠢货，还是一群自以为是的蠢货。

无论我们的智慧是怎样地无懈可击，都不能给予我们生命的意义。整个人类，成千上万的人仍在忙于生计，却不曾怀疑过生命的意义。

实际上，早在很久以前，从有所知的生命之时起，人们就生活着，并且了解生命空虚的论断，这些论断在我面前展示了生命毫无意义的一面，但是人们仍旧活着，并且赋予了生活某种意义。

从人们开始某种生活时起，他们已经知道了生活的这种意义，他们这样生活，并且把这种活法传给了我。我身上和我周围的一切，不论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都是他们的知识成果。那些我用来讨论和谴责生活的思想武器都不是我制造的，而是他们制造的。多亏他们，我才得以出生、受教育、长大。他们挖出了铁矿，教会人们伐木，驯服牛、马，教会人们播种以及如何群居，制定了生活的秩序。他们教会我思考和交流，而我就是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他们养育我、培养我、教导我，我用他们的思维和语言来思考问题。最后我向他们证明，他们毫无意义。“这里有些不对劲儿。”我对自己说，“我好像哪里错了。”但是究竟

错在哪了，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



## 第八章 我像一只蹲在井底的青蛙

我个人通过推理得出的“生命毫无意义”的结论，就能代表全人类对待生命的看法吗？

我现在或多或少可以条分缕析地阐述这些疑问，这在当时是做不到的。那时我仅仅觉得，尽管我关于生命虚空的结论在逻辑上是必然的，也被伟大思想家所证实了，但其中仍有不妥的地方。不妥之处到底是在于推论过程还是提问方式，那时不得而知。

我只是感觉，上述推理过程的说服力虽然强大，但还是不够的。所有的这些论证都不能说服我，即让我服从自己的论断去自杀。如果我说，我通过理智地思考，再一次得出了以前的结论，并且没有自杀，那么我一定是在说谎。这其中，理智起了作用，但同时起作用的还有别的力量，我只能称它为“生命意识”。起作用的还有一种力量，迫使我把注意力集中到这里，而不是那里，正是这种力量把我从绝境中解救出来，并且把理智引导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这力量迫使我注意到，我和其他几百个和我相似的人不能构成整个人类，人类的生命我还没有参悟明白。

我的生活圈子很小，都是些与我相同的人。当我观察这个圈子时，看到的却只是那些不明白问题的人、想去理解问题却醉生梦死来逃避的人，以及理解了问题却因自身软弱安于绝望的人。我看到的都是这样的人。我明白了，这个狭小的圈子是由学者、富人和闲人组成的，我也属于这个圈子。我那时竟觉得，这个圈子就组成了整个人类。至于亿万前人和今人，那些“他们”，从某种程度来讲，是畜生，不是人。

无论现在我觉得多么奇怪、多么不可理喻甚至难以置信，当时就是这样。在我“理智”地思考生命时竟忽略了周围人的生命，竟错到这种荒唐可笑的地步。自作多情地认为自己、所罗门、叔本华的生命才是真正意义的生命，至于其他亿万人的生命，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无论现在我觉得如何奇怪，我自己知道，当时确实是这样。我自以为聪明过人，结果却犯了错误。对于我和所罗门、叔本华共同提出的问题深信不疑，觉得这些问题准确到位，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问题。我还非常肯定地认为，其他亿万普通人都属于不能更深层次理解问题的人群。我寻找自己生命的真谛时，从来没有想过：“世上生活着的亿万万人，他们过去赋予了生命什么意义，将来又会赋予什么意义？”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活在这种疯狂的状态下，是我们这种最激进、最有学问的人所特有的状态，不是说说，事实如此。我骨子里对真正的劳动人民那种天生的、奇特的怜悯，迫使我去了解这些人，发现他们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愚蠢。或者，由于我一直虔诚地坚信着除了上吊自杀无事可做，总之我明白了，如果我想活着，并且明白生命的真谛，那么我不应该在那些已经失去生命意义并且想自杀的人身上去寻找，而应该在亿万万人身上去寻找，无论他们活着还是已经逝去。因为这些人正在创造，或者创造过生活，并且能够为自己和我们大家的生活负责。当我注意到这些逝去的前辈和活在当下的普通人，而不是那些知识分子和有钱人时，得到的是全然不同的结论。我发现古往今来这亿万万人中，除了极少数例外，其他人都不能划到我的分类中，我不能认为他们不明白问题，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地回答了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也不能认为他们是贪图享乐的人，因为他们生活中的贫穷和痛苦要远远多于富贵和享受。我更不能认为他们浑浑噩噩，虚度自己毫无意义的生活，因为他们清楚地解释了自己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包括死亡本身。他们认为自杀才是罪大恶极。

看来，整个人类有某种对生命意义的认知，而我鄙视且不认可这种认知。也就是说理性的认知并没有赋予生命意义，反而排斥生命。亿万万人或者说整个人类赋予生命意义的依据，却遭到我们的鄙视，并被认定为谬误。

代表学者和智者的理性认知否定生命的意义，而普通的人民大众承认这种生命的意义存在于非理性的认知中。这种非理性的认知就是信仰，就是我过去放不下、离不开的东西。这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六天创世纪、魔鬼和天使，以及那些在我走火入魔前不能接受的一切。

我的处境非常可怕。我知道，在理性认知的道路上，我什么都找不到，只能否定生命。而在信仰中，除了否定理性，我同样什么也找不到，而且这比否定生命更为艰难。根据理性认知的判断得出，人类的生

命是罪恶的，人们也知道这一点，生死由己。可是他们过去和现在都生存着，就像我本人一样，即便是很久以前已经知道生命的空虚和罪恶，但是依然活到今天。

根据信仰的判断得出，为了明白生命的真谛，我应该彻底放弃理智，可是理智又是唯一让我需要生命真谛的东西。

## 第九章 寻找生命的根

生命短暂，转瞬即逝，有什么东西能赋予有限的生命以无限的意义？而且这种意义不会被贫穷、痛苦、死亡摧毁？

出现了矛盾，摆脱这个矛盾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就是我认为理性的东西并没有我想的那样理性；要么就是我觉得不理性的东西没有我想象的那样不理性。我开始验证自己得出理性知识的推理过程。

验证推理过程时，我发现它完全是正确的。不可逃避的结论就是，生命是虚无的。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错误，错误在于我推理的过程和我提出的问题并不一致。问题还是那个：我为什么而活？也就是在我虚幻缥缈转瞬即逝的生命中，是否有什么东西能够真正地永恒不灭？在这大千世界中，我这有限的生命究竟有什么意义？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开始参悟生命。

显而易见，目前所有生命问题可能的答案都不能使我满意，因为不管乍一看我的问题多么简单，但是它却要求用无限来解释有限，或者用有限去解释无限。

我的问题是：我的生命具有怎样的超越时间、空间、因果联系的意义？我的回答则是：我的生命在时间、空间、因果联系上又有何意义？经过长时间的冥思苦想，答案就是毫无意义。

在论证的过程中，我经常把两个概念进行比较，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途径了。比如对永恒与永恒进行比较，有限与有限进行比较，因此我能得出的必然结论就是：力量就是力量，物质就是物质，意志就是意志，永恒就是永恒，没有就是没有。仅此而已，更深的结论再也得不得了。

在数学中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当你想解方程的时候，解的却是恒等式。论述的方法是对的，但是结果却得到： $A=A$ ，或者 $X=X$ ，或者 $0=0$ 。在我论证生命意义的问题时，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对于这个问题，所有科学给出的答案就是一个恒等式。

的确，认知很严格理性。笛卡尔<sup>[19]</sup>得出的这些认知，是从怀疑一切开始的。抛开所有人类基于信仰的知识，在理智和经验的基础上重新建一座认知的大厦。对于生命问题，除了我之前得出的那个不明确的答案外，不可能再得出另外的答案，这个答案正是我之前获得的，是一个不明确的答案。开始我以为，认知会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叔本华的答案——生命没有意义，它是罪恶。但是经过研究我发现，这个答案不是肯定的，只是我主观想把它表述成这样。答案表述得非常严密，和所罗门、叔本华、婆罗门给出的答案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不明确的答案，或者是恒等式： $0=0$ ，生命在我面前没有什么可以展现的，就是虚无。因此哲学界什么也没有否定，只是说这个问题他们解决不了，对于他们来说，答案仍旧是不确定的。

参透了这些之后我明白了，不可能在理性的认知中找到我问题所需的答案，理性的认知所给出的答案只是表明，只有在另一种提问方式中，只有在推论中引入有限与无限之间关系的问题时，才可能有答案。我明白了，无论信仰给出的答案有多么匪夷所思，甚至是扭曲的，它们都有一个优点，就是每一个答案都引入了有限与无限的关系，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有答案。

无论我怎样变着花样地问“我该怎么生活”这个问题，回答都是：“根据上帝的旨意生活。”从我的生命中会沉淀出什么真正的东西？——无尽的痛苦或者是无穷的快乐。哪一种意义是死神不能带走的？和万能的上帝融为一体，那就是天堂。

因此，除了之前我认为是唯一理性的知识以外，我不得不承认，在当下全人类中还有一种非理性的知识，那就是信仰，它提供生的可能。

这些信仰对于我来说，还是和过去一样缺乏理性，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只有这种信仰能够回答人类生命的问题，从而使生存成为可能。



理性的认知使我承认，生活毫无意义，我的生活变得停滞不前，我想销毁自己。纵观整个人类，我发现，人们往往都是一边生活，一边宣称自己知道生命的真谛。我又把目光转移到自己身上，在我活着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生命的真谛。就像对其他人一样，这种信仰也给予我生命的意义和活下去的机会。

进一步观察其他国家的人们，与我同一时代的人以及前人，我发现情况完全相同。但凡有人的地方，必定有信仰，从有人的那天起，它就为人类提供了生存的可能，无论何时何地，信仰的主要特征都一样。

无论何种信仰给什么样的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答案，任何一个答案都能赋予人类有限的生命以无限的意义，这种意义不能被苦难、贫穷和死亡所摧毁。也就是说，只有在这种信仰中能够找到生命的意义和活下去的可能。那么，什么是信仰？我明白了，最纯粹的信仰不仅仅只是“揭示无形事物”或是其他类似的东西，不仅仅是神的启示（它仅仅是信仰其中的一个特征描述），不仅仅是人与上帝的关系（应该先确定信仰，而后确定上帝，而不是通过上帝来确定信仰），不仅仅是认同人们所说的那种最容易理解的信仰（人们通常就是这样理解信仰的）——信仰就是人类对生命意义的一种认知，因为有这么信仰，人类才给予自己一条生路，活了下来。信仰就是生命的力量。如果一个人活着，他肯定坚信着某些东西。如果他不相信人是为了某些东西而活，那么他活不下去。如果他看不到，也不明白这种有限的虚无缥缈，他就会相信这种有限。如果他明白了这种有限的虚无，那么他就会信仰无限。没有信仰，就不能生存。

回想起自己的内心活动，不由得毛骨悚然。如今我明白了，一个人为了能活下去，他需要对无限视而不见，或者把有限和无限联系起来解释生命的意义。我曾这样解释过生命的意义，但是在我还信仰有限，并且用理智去检验它时，这种解释我是不需要的。在理性的光辉下，先前所有的解释都化为了灰烬。我停止信仰有限的日子还是到来了。于是我在理性的基础上，用我所知道的一切去得出一种能说明生命意义的解释，但最终却是一场徒劳。我和人类最优秀的思想界得出了相同的结果： $0=0$ ，得到这样的结果令我感到非常惊讶。那时也就只能这样，别的结果也得不出来。

当我在实验科学中寻找答案时，我做了些什么？我想知道我为什么活着，为此我学习研究了除我以外的所有东西。值得一提的是，我知道了很多，但是这里却没有我需要的。

当我在哲学科学中寻找答案时，我做了些什么？我研究了一些人的思想，这些人和我有着相同的境遇，他们同样不能回答“我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显然，我在这里获得的知识，是我早就已经知道的。也就是说除此之外的知识不可能被获得。

我是什么？是无限的一部分。要知道在这几个字中已经包含了全部的问题。

难道人类在昨天才给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吗？难道在我之前，就没有人提出过这样简单、每个聪明的小孩子都能提出的问题？

要知道，这个问题从人类产生的那天起就已经存在了；从人类产生的那天起，就已经明白了，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是把有限和有限进行比较、无限和无限进行比较是不够的；从人类产生的那天起，就已经发现了有限和无限的关系，并且已经表述出来了。

在上帝、自由、善良这些概念中，把无限和有限进行比较，就会得出生命的意义。这些概念虽然经过我们逻辑上的检验，却经不住理性的批判。

我们像孩子一样，无知又任性地把一座钟拆开，取出发条做成玩具，然后非常惊奇地发现钟不走了。如果这件事称不上可怕，至少很可笑吧。

需要解决有限和无限之间的矛盾来回答生命的问题，这么做很重要。只有解决和回答了这些问题，才可能继续生活下去。这是我们在任何时间、地点，在任何民族能找到的唯一解决途径，是时间的产物。人类的生命都会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它来之不易，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与之类似的解决办法。而我却轻率地推翻了这种解决办法，为的是再次提出任何人都有，而我们又不能解答的问题。

永恒的上帝、神圣的灵魂、人间的事与上帝的关系、道德上的善良与罪恶，所有这些概念都隐藏在我们不知道的古老的人类历史中，如果没有这些概念，就不会有生命，也不会有我的存在。我却抛开了历代人民的劳动成果，试图自己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一个新的方式去重新解决这些问题。

那时候我并没有这么想，但是这种思想的萌芽已经在我脑海里落地生根了。我明白，首先，尽管我、

叔本华和所罗门都是智者，但是我们却站在了一个愚蠢的地方，我们明白生命就是罪恶，但是我们依然活着。这简直是蠢到了极点，因为如果生命是非理性的，而我依旧追逐所有理性的东西，我就必然要毁掉这种生命，那就没有人能否定我的结论了。其次，我明白，我们所有的论证，仿佛中了“鬼打墙”，一直在转圈圈，就像一个没有固定住的车轮，再多再好的论证，都给不了我们答案，永远都是 $0=0$ 。所以，我们的路可能是错的。最后，我逐渐明白，信仰所给的答案中蕴含着人类最高深的智慧，我没有权利基于理性而否定这些答案，最重要的是，只有这些答案能回答生命的问题。



非常多的人一无所有——那些对于我和所罗门来说唯一的福祉，在他们身上却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可是他们却感受到了最大的幸福。

## 第十章 平凡的人们握有天机

和我们这些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相比，每日勤勤恳恳劳动着的广大人民，体会到了更多生命带来的幸福快乐。

我明白了这些，但没有因此而感到轻松。

我开始准备接受任何一种宗教信仰，只要它们不要求我直接否定理性。如今看来，这未免虚伪。我读书学习了佛教、伊斯兰教，当然学得最多的还是基督教，并且向我周围的人们请教学习。

最先接触的，自然是我生活圈子里信东正教的人、有学问的人、东正教神学家、修士长老、新东正教的神学家。我甚至还去问那些宣扬通过信仰得救赎的新教徒。我抓住那些教徒，询问他们如何信教，又怎么理解生命的意义。

在接受他们的说法的过程中，尽管我为避免争论做了各种让步，但我仍然不能接受这些人的信仰。我发现，他们所说的信仰解释不了生命的意义，反而使之变得模糊。他们自己也证实了，自己的信仰不是为了回答生命问题（这问题引导我走向宗教），而是为了某些我所不能接受的目的。

我记得失望之后那种痛苦而可怕的感觉，因而我害怕又陷入先前的绝望。在与那些人交往的过程中，这种感觉无数次地萦绕在我的身旁。他们给我叙述的教义越详细、越多，我就能越清晰地发现他们的错误，并且失去在他们的信仰中找到解释生命意义的希望。

使我疏远他们的，不是因为他们在叙述自己信仰的过程中把许多不必要、不理性的东西和我一直觉得至高无上的基督教教义掺和在一起，而是因为这些人的生活和我一模一样，唯一的差别在于他们的实际生活与他们在教义里讲述的那些原则根本不一致。我清楚地感觉到，他们在自欺欺人，和我一样对生活的意义没有其他想法，为了活而活，及时行乐而已。我看到这些的依据是，如果他们认识到的生命的意义能够去除对贫穷、苦难和死亡的恐惧，那么他们也就不会害怕这些了。可是我生活圈子里的这些人，和我完全一样想要富足地生活着，竭力去维护或提高这种生活水平。他们惧怕贫穷、苦难和死亡，和我自己以及所有像我们这些不信教的人一样，活着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他们的生活即便没有比非教徒的更坏，那也是和非教徒一样地糟糕。

无论怎样地论证，都不能使我相信他们信仰的真实性。如果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也有对生命的理解，并在此理解的基础上不惧怕我所畏惧的那些空虚、疾病和死亡，才能使我信服。然而在我身边这些形形色色的教徒身上，我没有看到这些实际行动。相反，这些实际行动我都是在身边非教徒的身上发现的，但是在身边那些所谓教徒的身上，无论何时都没有看到。

而后我明白了，这些人的信仰，不是我要找的那种信仰，他们的信仰不是信仰，只是享乐主义在生活中的自我安慰罢了。我明白了，这种信仰即便不是安慰，也是某种娱乐，对于弥留之际正在忏悔的所罗门之类的人来说，还是有好处的；对于不愿意把快乐建立在别人劳动成果之上的大多数人来说，这种信仰毫无用处，因为他们更愿意创造生活。

为了整个人类能够生存下去，为了延续生命并赋予生命意义，这亿万人应该对信仰有另外一种或是真正的认知。要知道使我相信信仰存在的不是我、所罗门、叔本华没有自杀这一事实，而是过去和现在都生活着，并把我們帶入他們生活大潮中的億萬人。

我开始和贫穷的、平凡的、没有学问的教徒接触，和朝圣者、僧侣、分裂派教徒、庄稼人接触。这些普通人和我所在生活圈子中的那些伪教徒一样，信仰的是基督教，他们也在基督教真理中掺杂了很多迷信的东西。但区别在于，对于我生活圈子里的教徒，迷信的东西是不必要的，和生活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是为自己找了一些寻欢享乐的法子罢了；对于劳动人民，迷信的东西已经左右生活，他们无法想象没有迷信的生活，这是得以生活的必要条件。我生活圈子中的教徒的生活与他们的信仰相悖，而信教的广大劳动

人民用其行动肯定了信仰赋予生活的积极意义。于是我开始观察这些人的生活 and 信仰，观察得越深入，就越坚信他们才拥有真正的信仰。信仰对于他们而言是必需的，赋予生命意义，并且提供了活下去的可能。我发现在我的生活圈子里是可以没有信仰的，一千人之中未必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教徒；与之相反的是，在他们的生活中，一千个人中未必有一个人不信教。我发现在我的生活圈子里，全部的生活就是好逸恶劳，贪图享受，抱怨生命；与之相反的是，那些人的全部生活就是繁重的劳动，对于生活，他们比富人更容易满足。在我生活圈子里的人因贫穷和苦难都在诅咒抱怨，对命运愤愤不平；与之相反的是，那些人没有丝毫的困惑与抗争，平静并且怀着坚定的信念接受了所有的疾病与不幸，因为在他们看来，没有别的出路，一切就是这个样子，所有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们越是自诩聪明，在理解生命意义时就越糊涂，更容易把我们的痛苦和死亡看成是恶毒的嘲讽；与之相反的是，那些人无言受苦，他们坦然面对死亡，更多的时候是带着欢乐。在我生活的圈子里，极少人能平静、不绝望、不恐惧地死去；与之相反的是，在那些人中，很少有人因为忧虑、叛逆和不幸而死，非常多的人一无所有——那些对于我和所罗门来说唯一的福祉，在他们身上却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可是他们却感受到了最大的幸福。我扩大了自己的观察范围，观察过去和现代无数人的生活，发现那些知道生命意义，知道如何生死的人不只是两三个或十来个，而是成百上千乃至数百万个。那些人的性格、智力、受教育程度以及社会地位千差万别，全然不似我这般无知，他们知道生死的意义，平静地劳作，忍受着贫穷和苦难。他们有的活着，有的死去，在这过程中，他们看到的是善良，而不是虚空。

我爱上了那些人。我越是听到和读到如此生活的前人和今人，越是深入研究他们的生活，就越是爱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变得更加轻松。我这样生活了两年，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在我心里早就滋生了，萌芽也一直存在。

那就是，我生活的圈子中富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不仅使我开始感到厌恶，而且在我看来，还失去了所有的意义。我们所有的行为、论证、科学、艺术展现在我面前的都是胡作非为。我明白了，在这里找不到生命的真谛。我认为劳动人民创造生活的行为才是真正的事业。我明白了，这种生活的意义便是真理，于是我欣然接受了它。

## 第十一章

### 刽子手、醉鬼、疯子眼中的生命

富足的生活条件会遮蔽我对生命的认知，如果贪图享乐会把我变成刽子手、醉鬼、疯子，那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我还记得，同样是信仰，当人们信奉它却不遵循它行事时，这种信仰让我感到疏远并且毫无意义；当我看到人们遵循这种信仰去生活时，我就会认为这种信仰很理性，深深吸引我。我明白了，为什么当初我不信仰这些，为什么看到的都是它们毫无意义的一面，为什么现在却接受了它，并且还认为它们意义无穷。我知道我错了，也知道我是怎么错的了。我的错误不是因为我思想道路的偏离，而是因为生活的迁腐。我明白了，与其说我找不到真理是由于我思想的错误，不如说是由于特定的生活条件——贪图享乐和满足各种欲望。

我明白了，我关于生命是什么的问题以及所给出的“罪恶”这一答案，完全正确。不对的是这个答案只适用于我，而我却拿它去验证芸芸众生。我问自己：“我的生命是什么？”得到的回答是：“罪恶并且毫无意义。”的确，我的生命就是无休止地纵欲，就是毫无意义和罪恶。然而，生命是“毫无意义并且罪恶”这个答案只能形容我的生命，而不是芸芸众生的生命。后来我懂得了在《福音书》中找到的真理：相对于光明来讲，人们更喜欢黑暗，因为他们所谓的事业就是罪恶。任何一个做坏事的人都憎恨光明，不会走向光明，为的就是自己的丑事不被公诸于众。

我明白了，为了得到生命的真谛，首先应该活得光明磊落、踏踏实实，然后理性地理解生命。我明白了，为什么我长时间在这么浅显的道理周围徘徊。如果你想思考人类的生命，想谈论人生，那就去思考和谈论人类的生命，而不是去思考和谈论寄生虫的生命。真理是永恒的，就像 $2 \times 2 = 4$ 一样简单，但是我不肯承认这个道理，假如我承认了 $2 \times 2 = 4$ ，那么我就得承认自己的罪恶。对我来说，做一个好人要比 $2 \times 2 = 4$ 更重要更必要。后来我爱上了好人，憎恨自己，并且承认了真理。如今对于我来说，一切都明白了。

对于一生都在刑讯和砍头中度过的刽子手，或一个几乎要醉死的醉鬼，或一个终生坐在黑暗的房间里的窝吃窝拉，把房间弄得肮脏不堪，认为一旦走出房间就会死的疯子，如果他们问自己：“什么是生命？”显然，他们对于“生命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除了生命是最大的恶之外，不可能有别的答案。疯子的答案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仅仅是对于他自己的生命而言。那么假如我是这样的一个疯子呢？假如我们大家，富人、知识分子、学者都是这样的疯子呢？后来我明白了，我们实际上就是这样的疯子，最起码我过去的确是这样的疯子。

现实生活中，鸟儿活着就应该飞翔，就应该觅食筑巢。当我看到鸟儿做这些的时候，我就会为它的高兴而高兴。山羊、兔子和狼活着，就是要吃食物，繁殖后代，抚养自己的家庭，当我看到他们做这些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它们是幸福的，生活得很理性。那么人应该做什么呢？人就应该像动物那样去谋生，唯一的区别在于，当人单独谋生时不易生存，他应该为了大家去谋求生活，而不是单单为了自己。当他做这些的时候，我能够强烈地意识到，他是幸福的，他的生活也是很理性的。而我在过去有记忆的三十年中又做了些什么？我不仅没有为大家的生活而劳动，也没有为自己劳动。我就像寄生虫一样活着，我问自己，为什么活着？得到的答案是：什么也不为。如果说人类生命的真谛在于谋求生活，那么我这三十年来所做的不是谋求生活，而是在自己和别人身上毁掉生活。这种情况下，除了得出生命是毫无意义的罪恶之外，我能得到其他的答案吗？生命本来就是毫无意义的，是罪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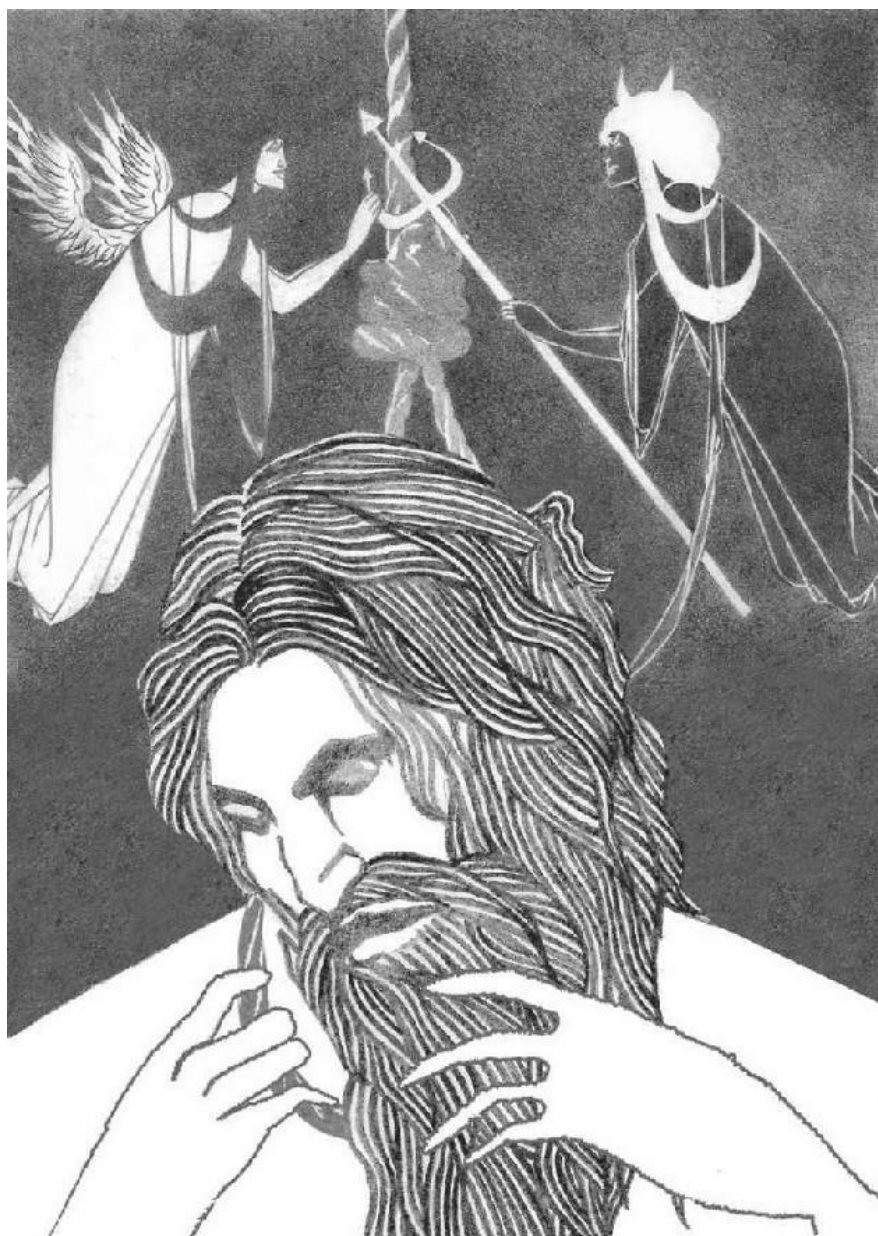
整个世界的生命依靠的是某种意志；我们自己、乃至万事万物的生命依靠的却是另一些人<sup>[20]</sup>的双手。为了有希望了解这种意志的意义所在，首先应该完成要求我们做的那些事。如果他们要求我的我没有做，那么我永远也不会明白他们究竟要求我做什么，更不用说明白对于我们所有人乃至全世界的要求了。

如果把一个衣衫破旧、饥饿潦倒的叫花子从街头十字路口领到一个美丽农场的凉棚下面，给他吃饱喝足，然后让他上下扳动一个手柄，显然，在弄清楚自己为什么被带到这里，为什么要扳动手柄，整个农场建造是否合理之前，他首先应该扳动这个手柄以顺从主人的意志。如果他扳动了这个手柄，他就会明白，

这是一个水泵，水泵把水抽上来后，水就顺着地里的垄沟流淌。此后他被从有水井的凉棚里领走做别的事，他将去采摘果子，沉浸到主人的欢乐中，所做的事情越来越高级，越来越了解农场的布局，并且参与其中，他永远也不会想到问一下，为什么他会在这里，无论如何也不会去责怪主人。

因此，那些按照主人意愿做事的人是不会责怪主人的，那些被我们称为“畜生”的平凡人、工人、文盲也不会去责怪主人。而我们这些聪明人，吃着主人的，却不按照主人的意愿行事，我们非但不做，反而围坐在一起议论着：“为什么要扳动那个扳手？要知道这是很愚蠢的。”我们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想到最后就是主人很愚蠢，或者他根本就不存在，而只有我们是聪明人，只不过生不逢时罢了。

我们必须自己想出一种法子，来拯救自己。



如果我不再去相信上帝的存在，我就不能活了；如果我没能找到上帝这一隐隐约约的希望，那么我早就自杀了。当我感觉到他并且正在寻找他时，我才能活，才能真正地活。



## 第十二章 寻找我自己的上帝

不要信仰想象出来的上帝，它只是想就有，不想就无的意念。上帝是带来并延续生命的力量，我坚信“道德自我完善”这种意志就是我的上帝。

意识到理性认知的错误，我就摆脱了空想的诱惑。坚信只有通过生活才能找到对真理的认识，这种信念使我开始怀疑自己生活的正确性。我终于从特立独行中解脱出来，看见了普通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明白了这才是真正的生活——这拯救了我。我明白了，如果我想认知生命，参透生命的意义，我就不应该像寄生虫一样生活，而应该过真正意义上的生活，接受真正人类赋予生命的意义，和生活融合，从而来阐述和验证生命。

那时候，我经历了以下这些事情。整整一年，几乎每时每刻我都要问自己：是不是应该用绞索或子弹了结自己？那段时间里，在我所谈到的这些观察结果和想法背后，我的心被一种痛苦的感觉折磨。我只能把这种感觉称为“寻找上帝”。

我要说的是，寻找上帝不是证明上帝，这只是一种感觉。这种寻找不是源自头脑，甚至是与思考相反的——它正是源自我的心。这就是身在异地，渴望有人来帮助时的那种恐惧、孤独和凄凉的感觉。

尽管我深信，证实上帝的存在是完全不可能的（康德已经给我证明了这一点，我也完全明白根本不可能），我依然在寻找上帝，并且寄希望于此——我一定能找到他。于是我按照老习惯向这个我没有找到的上帝去祈祷。我一会儿去验证康德和叔本华关于上帝不可能存在的观点，一会儿又去驳斥他们。我告诉自己，原因与时间、空间不在一个思维范畴。如果我存在，那么就会有存在的原因，以及这个原因的原因。所有的这些原因就是那个被称为“上帝”的事物。

我坚持这一想法，试图全身心地承认这一原因的存在。一旦意识到存在一种超越我的强大力量，我马上就感觉到生命的可能性。但是我问自己：“这种原因是什么？这种力量是什么？我应该怎样去思考它，我应该怎样去对待我所谓的上帝？”只有那些熟悉的答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他是造物主，是守护神。”这些答案都不能让我满意，我感觉到，能够让我活下去的那种力量，正在我身上消失。

我惊慌失措，开始向我寻找的对象祈祷，希望他能帮助我。我祈祷的次数越多，就越是清楚他根本就听不见我的祈祷，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人能和我交流。我心底绝望地想到上帝不存在，哭喊道：“主啊，帮帮忙，救救我吧！主啊，教教我该怎么做！我的上帝！”没人搭理我，于是我感觉到，我的生命到头了。

但是我一再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得出同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不可能平白无故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不可能像自己感觉的那样，认为自己就像一只从巢中掉落的雏鸟——即便我是雏鸟，仰面躺在高高的草丛中嘤嘤哭泣，也是因为知道是妈妈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的，她把我孵化出来，给我温暖，喂养我，爱着我。可是这个妈妈她在哪里？<sup>[21]</sup>如果说我被抛弃了，那么抛弃我的人是谁？我无法回避这个事实，那就是有一个人生我养我爱着我。那么这个人是谁？又是“上帝”？

我的绝望、我的抗争、我的追寻他都看在眼里，了如指掌。“他是存在的！”我对自己说。每一次，在我承认这一点的一瞬间，生命的希望就会立刻在身体里升起，也能感到生存的可能和快乐。由于承认了上帝的存在，我又开始寻找自己和上帝的关系，我们的造物主——那个三位一体、把自己儿子派来的上帝<sup>[22]</sup>，又出现在我的面前。

于是，这个与世隔绝、与我毫无关系的上帝在我眼中就像一块冰一样慢慢地融化了，又一次什么都没有留下。我内在的生命源泉也跟着又一次干涸了。我又陷入绝望，感觉自己除了自杀之外，什么也做不了。还有更糟的，我感觉自己下不了手了。

我不止是两次、三次，而是几十次几百次地陷入这种境地，时而心情愉快、信心满满，时而悲观绝望，觉得没有活下去的可能。

记得那是一个初春，我独自一个人在树林里聆听树林深处的声音。所有我注意和思考的其实都是一件事，那也就是我这三年来经常考虑的事，于是我又开始寻找上帝了。

“好吧，没有什么上帝，”我对自己说，“没有一个上帝不是想象出来的，但是他却像我的生命一样真实。没有这样的上帝。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奇迹能够证明上帝，因为所有的奇迹都是我的想象，甚至还不符合逻辑。”

“可是我所寻找的那个关于上帝的概念呢？”我问自己，这个概念从何而来呢？于是在我身体里生命澎湃的热浪又一次升腾了，我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生机勃勃，有了意义。好景不长，我的快乐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因为我的理智又开始自己的工作。

“上帝的概念不是上帝，”我自言自语道，“这个概念在我头脑中产生，这个概念只不过是我想就有、不想就无的一种意念。这不是我要找的东西。我要找的，是没有他就没有生命的上帝。”我周围和我心里的一切又一次统统死亡，我又开始想自杀了。

我开始审视我自己，思考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我想起发生在我身上上百次的死亡和重生。我想起来了，仿佛只有在我信仰上帝存在的时候，我才真正地活着。那时就像之前一样，只要知道有上帝，我就活着。一旦忘记或是不去信仰，那么我就死了。

那些死亡和重生是什么？如果我不再去相信上帝的存在，我就不能活了，如果我没有心存找到上帝这一隐隐约约的愿望，那么我早就自杀了。当我感觉到他并且正在寻找他时，我才能活，才能真正地活。我还在找些什么？在我脑海里突然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喏，这就是他，没有这个问题不能生活。了解了上帝和生活一样，上帝就是生命。

“活着，寻找上帝，没有上帝就没有生命。”我身上和我周遭的一切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明亮，这种光芒从那时起就没有再离开我。

就这样，我摆脱了自杀的困扰。这一转折究竟是什么时候、怎样在我身上完成的，我不知道。生命的力量悄悄地在我身上逐渐消失，我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可能，遇到了生命的瓶颈，走到了自杀的边缘，这种力量同样又不声不响地出现在我身上了。奇怪的是，那种重新回到我身上的生命力量，没有焕然一新，还是过去那个，是那个在我生命初期吸引我的力量。

我周围的一切又回到了最初，回到了童年时期、青年时期。我又回到从前：我开始信仰那种意志，这种意志孕育了我并且要求我做一些事；我又重新相信，我活着的主要和唯一目的是改善自己，也就是按照这种意志生活；全人类在我所不知道的远古时代为自己制定了一些准则，我能够在这些准则中找到这种意志的表现，也就是说，我又开始信仰上帝，信仰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信仰那些传递生命意义的老规矩。唯一的差别就是，过去我是不自觉地接受这些，如今才知道，没有这些我就不能生活。

仿佛我身上发生了这事：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被放在一艘小船上，小船离开我不熟悉的河岸，沿着指定的方向去对岸。他们把我一个人留在船上，并把船桨交到我毫无经验的手上。我像要死了一样拼命划着桨，越是靠近河的中心，水流就越湍急，使我难以靠近目标。遇到越来越多和我一样的船夫，他们拿激流也是毫无办法。有一部分人继续划桨，有一部分人扔掉了桨。也有一些满载乘客的巨轮，一些与激流抗争，其他的则随波逐流了。

我看着那些顺流而下的人，越是奋力划桨，越是忘记已经指出的方向。到了激流的中心，夹在顺流而下大小船只中间的我，已经彻底失去方向，也丢了桨。

我四面八方的人欢声笑语，扬帆划桨顺流而下，他们安慰着自己和我，说就这一个航向。我相信了他们，开始和他们一起划。激流把我冲得很远很远，我听见了礁石在咆哮，我应该会在这些礁石中间船毁人亡，而且我看见他们中的一些船已经触礁了。

我明白过来了。我很长一段时间缓不过神来，我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看见自己面前的死亡，跑到它跟前，有些恐惧，四周也看不到生的希望，并且也不知道我应该做些什么。但是我回头望去的时候，看见了无数条小船，他们没有停止，而是用桨顽强地与激流抗争。

我想起了岸，想起了桨，想起了航向，于是我开始逆流而上，往岸边划去。

河岸就是上帝，航向就是传统规矩，桨是我划向对岸与上帝面对面的自由。就这样，我身上又燃起熊熊的生命之火，我又开始生活了。



我告别了以前的贵族生活，并且意识到，这不是生活，仅仅是类似生活，是一种富足的条件，我们生活在这种富足的条件下，也正是它剥夺了我们理解生活的可能。

### 第十三章 信仰是生命的绝响

不是生命赋予信仰意义，而是信仰赋予生命意义。信仰就是上帝，让生命超越死亡达到永恒。

我告别了以前的贵族生活，并且意识到，这不是生活，仅仅是类似生活，是一种富足的条件，我们生活在这种富足的条件下，也正是它剥夺了我们理解生活的可能。想要理解生命，就不应该去理解生命的特例，也不是去理解我们这类寄生虫，而是去理解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命。是这些人创造了生活，赋予了生命意义。我身边普通的劳动人民就是广大的俄罗斯人民，我把目光转向他们，并且开始注意他们赋予生命的意义。

这种生命的意义，如果能描述的话，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是根据上帝的意志来到这个世界上，上帝创造了人，每个人都可以毁灭自己的灵魂，也可以拯救自己的灵魂。而人活着的目的，就是灵魂的救赎。为了救赎自己的灵魂，必须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想要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必须抛弃所有生命中的享受，去劳动，去接受，去忍受，变成一个仁慈的人。人们从宗教信仰中获取了这种意义，这种宗教信仰是由牧师和植根于人们生活中，并在童话、谚语、神话中反映出来的规矩代代传给他们的。我觉得这种生命的意义清晰明了，贴近我的心灵。

我生活在那些非分裂教徒中间，在这些人身上有许多与人民信仰的意义不可分割却让我感到疏远和无法解释的东西，比如行圣礼、礼拜、斋戒、拜圣徒遗骨和圣像。人们不能把信仰的意义与这些东西分开，我也不能。无论我如何对这些已经成为人们信仰的东西感到奇怪，我都接受了它们，开始做礼拜，晨昏祷告，持斋。第一次，我的理智没有任何反抗。之前我觉得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已经被我欣然接受了。

我如今对信仰的看法和过去是完全不同的。原来我认为生命本身就具有意义，而信仰在我看来只是主观臆造出来的某种不被需要的论断，不合理，和生命也没有联系。那时我问自己，这些理论有什么意义？在我确认其毫无意义后，抛弃了它。现如今我坚信，我的生命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任何意义，这些信仰的理论对我来说不仅是必需的，而且通过不容置疑的经验得出一个结论：是这种信仰的理论赋予了生命意义。过去在我看来它们就是一种毫无意义、令人费解的说法；现在，即使我不明白这些，却知道其中蕴含某种意义，于是对自己说，应该学着去理解这些。

我做了以下的论证。我对自己说：与人及其思维一样，对信仰的认知也是源自一个神秘的开端。这个开端就是上帝，是人类身体和智慧的来源。就像我从上帝那里继承来身体一样，我的智慧和我对生命的领悟也遗传自上帝，因此这种对生命的领悟发展到各个阶段，不可能是虚假的。所有人们虔诚相信的东西都应该是真理。它可以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唯独不能以谎言的形式，如果它以谎言的形式在我面前出现，那就只能意味着我不会再去了解它。

除此之外，我还对自己说，所有信仰的本质就是，它赋予了生命一种死亡也不能带走的意义。如果用同一个答案来回答这个永恒的生命问题：“我为什么活着，我的生命意义将会是什么？”自然，信仰能回答所有不同生活条件下、不同教育背景的人的同一个关于生命的问题，如在豪华奢侈中垂死的沙皇、积劳成疾的老农奴、不谙世事的小孩、智者、愚笨的老妇人、幸福年轻的少妇、满是激情的青年。这个答案，虽然其本质是统一的，却必然有各种各样无限的表现形式。依照每个人的地位和教育水平，这个答案越是统一、真实、高深，在表达形式中必然显得越奇怪和难以接受。对我来说，这些为奇怪的信仰仪式辩护的说法不够充分，不能使我对信仰——这个我自认为是生命中唯一的事业做出我所怀疑的举动。我曾满怀希望能够和人民打成一片，遵照他们的信仰仪式，但是我做不到。如果我做了这些，我觉得欺骗了自己，嘲笑了我自认为是神圣的东西。但是这时，新出现的俄罗斯神学著作为我指点迷津。

根据这些神学家的解释，教会的绝对正确是信仰的根本信条。

由于承认这一信条，使教会所传教的所有东西具有了真实性，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教会就是一个集合，以爱的名义把教徒召集到一起，也正是这个集合构成了我的信仰的基础。我对自己说，上帝的真理不可能只针对某一个人，而是对那些被爱结合起来的人开放。为了得到真理，就要团结能够团结的一切，就

要去容忍那些自己不认同的事情。真理是通过爱显现的，如果不服从教会的仪式，那你就破坏了爱。如果你破坏了爱，那你认知真理的可能也就被剥夺了。

那时，我还没有发现这种论证中的诡辩。我没有发现爱的联合能够获得大爱，但怎么也不能产生《尼西亚信经》<sup>[23]</sup>中，以规范文字记录的神学真理；我没有发现的还有，爱无论如何都不能使真理的某种表现变成联合所必不可少的条件。那时我没有发现这些论证中的错误，且正是因此，我才有机会完成所有东正教的仪式，虽然大部分仪式我不明白。那时我竭力想要摆脱所有的论证和矛盾，并且尝试着尽可能合理地去解释那些我遇到的教会理念。

顺从于这些仪式，我便压制了自己的理智，并让自己服从于人类共有的传统。我和我的祖辈，以及我所爱的父亲、母亲、祖父、祖母联合起来了。他们和他们的先人都信仰过，生活过，并且养育了我。我也和成百上千个我所尊敬的普通人的使命联合起来了。除此之外，这些行为本身也没有什么愚蠢之处（我把迷恋情欲视为最大的愚蠢）。早起去教堂礼拜时，我知道，这样做就很好，不仅能抑制自己理智上的傲气，还能与祖先和现代人拉近距离。为了能寻得生命的意义，我牺牲了肉体上的安逸。在斋戒以及每天鞠躬诵经时，乃至各种时期我都有这样的感觉。无论这种牺牲多么地不值一提，但总归是以向善的名义吧。

我斋戒、持斋，按时在家和教堂祷告。如果可以，在礼拜时，我注意听每一句话的每一个字，并尽可能赋予它们意义。午前祈祷时，我听见最重要的话就是“让我们在团结中彼此相爱”；而后面的那句“致信仰以圣父、圣子、圣灵”，我就不管了，因为我听不懂呢。

## 第十四章 咽不下去的屈服

不能流于形式，那些被抬高得神乎其神的教义、祈祷、规矩，于我却根本无法理解，这叫我如何献身于信仰？

那时候，为了活下去，我必须去相信这种信仰，因此我不自觉地无视了教义中的矛盾和模糊不清之处。但是这种对仪式的理解也有其局限性。对于我来说，如果下面这种祷词在我口中越来越多，并且还勉强解释：“记住我们万能的圣母和所有的圣徒，把我们自己、彼此以及全体生命都献给基督上帝。”如果我也勉强解释沙皇和他的亲人们一遍又一遍的祷词（他们比别人面对更多的诱惑，因此需要更多的祈祷），如果我又勉强解释为敌人和对手所做的悼词……这些祈祷和某些别的祷告，比如《天使颂歌》、《威武的将军》、圣餐祈祷等，几乎全部或至少三分之二的祷词让我完全无法理解，或者说谎般非要我去解释它，那就完全破坏了我与上帝的关系，彻底失去了信仰的可能。

庆祝主要节日时，我也有过类似的感觉。守安息日，也就是用一星期中的一天与上帝交流，我能理解这个。但主要的节日都是为耶稣复活，而复活的真实性我却不能理解并想象。每周都要庆祝的那一天，也正是以“复活”<sup>[24]</sup>命名的。在这些日子里，都要举行圣餐仪式，对此我完全不能理解。除了圣诞节之外，其他十二个节日都是对奇迹的回忆。我克制自己不去回忆其内容，为的就是让自己不去否定这些——耶稣升天节、五旬节、主显节、圣母节等。庆祝这些节日时，我感觉那些对我来说无足轻重的东西硬是被高举得意义非凡。为了无视这些令我怀疑的东西，我会假想出一些使我平静下来的理由，或者干脆闭上眼睛。

在参加最常见、又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圣礼即洗礼和圣餐时，这种感觉在我身上尤为强烈。在这里我见到的不是无法理解的行为，而是完全理解的行为。我觉得这些行为令人神往，于是我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说谎，要么否定。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参加领圣餐时所体会到的痛苦。祈祷、忏悔、教规，这些我都能理解，并且我高兴地意识到，生命的意义向我敞开了大门。我把领圣餐解释成缅怀上帝，意味着洗刷自己的罪恶，是完全接受上帝学说的行为。如果说这种解释是一厢情愿，可我当时并没有发现，当我在神父面前，在一个既普通又小心的祭司面前放下身份，表达自己内心的罪恶并忏悔罪过时，我感到高兴。我更高兴的是，能够把自己的思想和写出规范祷词的教士的思想统一起来，非常高兴能够与过去、现在的信徒保持一致，因此我并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解释是一厢情愿的。可是当我走近圣门，神甫要求我重复我的信仰，要我咽下去真正的血与肉时，我心如刀绞，那是少有的虚假调子，是某个人残酷的要求，显然这个人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信仰。

现在我可以这样说，这是一种残酷的要求，但那时我没有想过这些，只是感觉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少年时代的我以为，生命中的一切都是一目了然的，而今早已时过境迁。我之所以走近信仰，是因为徘徊在信仰周围很久，除了死亡之外，什么也没有找到——大概就是这样。因此我无法离开信仰，并且屈服了。而且我在心里也找到了这种帮我忍受一切的力量，这是一种自轻自贱、屈服的感觉。就这样，我顺从了，带着虔诚的信仰咽下了血与肉，并且没有半点亵渎之感。即便这样，我的心还是受到了打击。既然我已经预先知道什么样的结果在前方等着我，我就不会再去了。

我依然正确地完成教会的仪式，仍然相信我遵循的教义就是真理。于是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当时看来很奇怪，如今看来很正常的事情。

听到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教徒关于上帝、信仰、生命、救赎的谈话后，我理解了信仰的意义。我开始接近广大人民，倾听人们对于生命和信仰的说法，对真理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读《东正教圣徒传略汇编》<sup>[25]</sup>和《训诫集》<sup>[26]</sup>时也有同样的感觉。这些也成了我爱读的书。除了奇迹之外，我把这些书当作是表现思想的传说，阅读这些书向我揭示了生命的意义。书中有大马卡里传、王子约瑟夫传（佛的故事）、金口约翰的故事、井中旅人的故事、拾金修士的故事、税官彼得的故事，还有殉教的圣徒传，这些故事得出了同一种思想：死亡并不排斥生命。还有一些愚昧无知的文盲得救的故事，而他们对于教义是一窍不通。



然而，只要我和那些有学问的教徒在一起，或者是读了他们的书，我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怀疑和不满，开始和自己激烈地争论，我觉得自己研究他们的学说越深入，离真理就越遥远，进而走向绝望。



## 第十五章 在矛与盾的边缘

教会的派别之争让我痛苦不堪，每个教派都捍卫自己的正确性，排斥异己。所有教派又都以爱的名义支持杀人。我为此感到恐惧。

我时常嫉妒那些不识字和没文化的农民。那些从信仰的理论中得出的、对我而言废话连篇的结论，对他们却是金科玉律。他们能够接受，并把这些结论当作我信仰的那种真理来信仰。只是在我这个不幸的人看来，十分清楚，我们所信仰的真理在一些细微之处和谎言掺和在一起：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真理。

我就这样生活了三年。刚开始时，我像一个见习教徒一样，一点一点地研究真理，凭着自己的直觉，朝我认为最光明的地方走去，那时这些矛盾并没有太让我吃惊。当我有什么不理解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有罪，我是个傻子。”但当我越是研习这真理，当它日益成为我生命基础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因为我不善于理解，有些东西只有自欺欺人，这种情况下，通过自欺欺人理解的东西和不能理解的东西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明显了。

尽管这些令我怀疑和痛苦，但我仍然信仰东正教。这时出现了一些必须解决的有关生命的问题，而教会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与我生活所遵循的信仰相左，这迫使我彻底斩断了与东正教的所有联系。这些问题在于，首先是东正教教会对其他教会的态度，比如天主教和那些所谓的分裂教派的态度。那时由于我对这些宗教感兴趣，所以接触了不同信仰的教徒，比如天主教徒、新教徒、分裂教派教徒和莫罗堪派<sup>[27]</sup>教徒，以及其他一些教徒。在他们中间，我遇到了很多品德高尚、信仰虔诚的人，我希望成为这些人的兄弟。可后来呢？教义许诺我说，信仰和爱可以把众人联合起来。也正是这种教义，却通过它们最高级别的代言人（宣扬东正教教义的神父）告诉我，那些都是误入歧途的人，他们生命的动力就是魔鬼的诱惑，只有我们才可能拥有唯一的真理。我看见东正教教徒把那些和我们信仰不同的人称为异端，就像天主教徒和其他教徒认为东正教是邪门歪理一样。我还看到，东正教敌视所有参拜的圣物和念诵的祷词与他们不一致的教派。虽然他们试图掩饰，但事实如此。这是很自然的，因为：首先，“我对你错”是一个人能够对另一个人讲的最残酷的语言；其次，一个热爱自己兄弟、子女的人，必然会敌视教唆自己兄弟、子女去信仰谎言的人。随着对宗教认识的加深，这种敌视变得更强。我这个认为真理与爱应统一的人无意间发现，教义本身正在破坏那些本来由它宣扬的东西。

这种困惑已经到了十分明显的地步。我们这些有教养的人生活在一个多教派的国家，我们见识了天主教否定东正教和新教，东正教否定天主教和新教，新教又否定天主教和东正教时的那种鄙夷、自傲、决绝的态度。分裂派、帕什科夫派<sup>[28]</sup>、震颤派<sup>[29]</sup>以及其他教派的教徒也采用这种态度。刚开始，对于这些我感到不解。于是我告诉自己说，事情绝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人们看不到的是，假如两种论证相互否定，那么无论双方中的哪一方都不可能拥有唯一的真理。真理本身就是唯一的。总该有些什么我没看到，肯定有某种解释——我这样想。为了找到解释，我读了所有我能读到的典籍，和所有能交流意见的人沟通。我发现，苏梅斯基骠骑兵团<sup>[30]</sup>认为世间最好的军队是苏梅斯基骠骑兵团，黄枪骑兵团<sup>[31]</sup>认为世上最好的军队是黄枪骑兵团，除此之外，我没有找到任何解释。各种教派的神父——最优秀的代言人们，他们什么都没有告诉我，只说坚信自己拥有真理，其他人违背真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为犯错误的人们祈祷。我拜访了不少大祭司、主教、长老、苦行修士，没有一个人打算为我解释这困惑。

他们中只有一个人给我做了解释，但听了他的解释，我以后再也没有问过其他人这个问题。

我之前说过，对于任何一个准备信教的非教徒（包括我们年轻一代）来说，首先要问的是：为什么真理不在路德教或天主教，而偏偏在东正教中？这个问题是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他们也在中学时候学过，不可能像农民那样不知道。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也同样坚决地肯定他们的信仰是唯一的真理。各教派为自身利益篡改了历史，这种历史也不足为信。我说，能不能站得高一点去理解宗教，让各个教派之间的分歧消失，就像对于真正虔诚的信徒来说，根本就不存在这些差别一样？我们能不能沿着分裂教派的老路继续追求信仰呢？他们强调自己画十字、唱“哈利路亚”、祭台朝圣的方式统统与我们不同。我们说：你们信仰的《尼西亚信经》和七大圣事<sup>[32]</sup>，我们也同样相信，让我们在这一点上保持一致，其他方面想怎么样都

可以。信仰中最关键的东西远胜于旁枝末节的分歧，基于此我们才能和他们联合起来。现在能不能和天主教徒说：你的某某教义是最重要的，至于怎么样对待“和子说”<sup>[33]</sup>和教皇，悉听尊便？能不能把同样的内容告诉新教徒，就关键问题达成一致？和我交流的人都同意我的观点，但又对我说，这样的迁就会使教会的权力受到指责，指责其背离了祖先的思想，导致内部分裂。而教会权力的使命，就是维护祖先遗留下来的俄罗斯——希腊东正教的纯洁。

我完全明白了，我所探求的是信仰和生命的力量，而他们寻觅的是如何在世人眼中用最好的方式完成自己作为人的某些义务。当然，他们是用世俗的方式去完成世俗的事务。无论他们说如何同情迷路的兄弟，如何在上帝供桌前为他们祈祷，但为了完成世俗的事务还是会使用暴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如果两种宗教都认为自己是真理，并相互诋毁对方，那么要想把兄弟们吸引到真理这边来，他们就会宣扬自己的教义；如果坚信自己拥有真理的教会出现刚入门的信徒因受蛊惑而错信他教，那么这个教会就会烧掉相关书籍，把那些误导教徒的害群之马赶走。按照东正教的旨意，应该如何对待那些走火入魔，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信仰问题上迷惑教徒的邪教徒呢？砍下他们的头颅，或者把他们关起来。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sup>[34]</sup>时代，通常是把他们绑在木桩上活活烧死，也就是那个时代所说的处以极刑。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有极刑——把他们关进单身牢房，从此与世隔绝。当我注意到这些以信仰之名所做的事时，我感到了恐惧，几乎完全放弃了东正教。而东正教对待战争和刑罚的态度，则更令我无法接受。

这时候，俄罗斯爆发了战争，俄罗斯人开始以“基督之爱”的名义残害自己的同胞。必须注意这一点：杀戮是罪恶的，违背任何信仰的基本原则。然而教堂里的众人却在祈祷我军的胜利，宗教导师们也承认这种杀戮是一种源于信仰的事业。不仅仅是在战争中杀戮，在战后那艰难的岁月里，我看到教会成员、导师、僧侣、修士都在纵容杀害手无寸铁、无路可走的年轻人。当我看到这些信仰“基督之爱”的教徒的所作所为时，不禁心生战栗。

## 第十六章 尾声，和我的梦

东正教教义中存在真理也存在谎言，我们要把它们区分开。

从那时起，我就坚信自己深信不疑的教义并非全是真理。要是以前，我会说所有的教义都是错的，但现在不能这样说。毋庸置疑，广大人民懂得真理，否则他们不能存活至今。此外，我也拥有了对真理的认知，认为它是对的，也不排除其中有错，只是按照它的安排去生活。所有之前让我感到厌恶的那些，现在又活生生地出现在我面前。虽然在普通民众身上看到的那些令我厌恶的谎言要比在教会里的人身上看到的少，可我依然能够感觉到，在普通民众的信仰中，真理和谎言已经交织在一起了。

真理和谎言从何而来？真理和谎言都是从所谓的教会中传承而来。真理和谎言都存在于传统中，存在于所谓的神圣传统和《圣经》中。无论我愿意与否，我都要去研究和观察这些神话和传统，这是我一直都不敢去研究的。

我开始研究当初被我当作无用之物并且极其鄙视的神学。当时我觉得它是一堆毫无意义的废话，因为周围满是现实的生命景象，我觉得这些生命景象清晰明了并且充满意义。现在我也很愿意抛弃那些不被正常思维所接受的神学，可是我却躲不过去，无法挣脱。我所获得的对生命意义唯一的认知，是以这种教义为基础的，至少与它密不可分。以我陈旧而固执的观念来看，无论它有多荒唐，它都是得救的唯一希望，为了理解它，应该小心、仔细地研究，甚至不能像我理解科学原理那样去理解它。知道了认知信仰的特殊性后，我没有去寻找这些，也不能去寻找。我不会去寻找万物的因果联系，我知道万物的因果关系应该像其本源一样，隐藏在无限之中。但是我仍希望按照这种逻辑去理解，从而推导出有一些东西必然无法解释的结论。我希望所有无法解释的东西都是这样，并不是因为我智力的要求是错的（它们是对的，没有它们我们什么也理解不了），而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智力的局限性。

我这样认为：任何一种无法解释的原理在我看来，都是理智的局限性导致的必然结果，而不是我有义务一定要去相信它。

教义中存在真理，对此我深信不疑；但其中也存在谎言，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我应该找出真理和谎言，并把它们区分开。于是我着手这样做了。这部作品后续部分将由我在教义中找到的真理、谎言以及得出的结论构成。如果它有价值并且有人需要它，日后可能在某地刊登发表。

1879年

以上是我三年前写的，这部分内容将会发表。

现在，我时常回忆起当年我的思路 and 感觉。重新体会这些之后，近日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简明扼要地重现了我所体验和描述的全部内容，因此我想，对于了解我的人来说，描述这个梦，能够使大家回忆起并弄清楚我之前用相当长的篇幅讲述的故事，把它们串联起来，这个梦是这样的：

我看见我躺在一张床上，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就是仰面躺着。但我开始想，我躺着到底舒不舒服？我感觉到腿有些不舒服——不知是因为床太短，还是因为没有躺平，反正就是不舒服。我挪了挪腿，同时又开始想：我身体底下是什么？我为什么是这样躺着的？这些问题起初我从未想过。看了一下自己的床之后，我发现我躺在一些由绳索编织而成的吊带上，这些吊带系在床沿上。我的脚搭在一根带子上，而小腿在另一根带子上，因此双腿感觉不舒服。不清楚自己是怎么知道这些吊带是可以移动的。我用脚蹬了蹬脚下靠边的那个吊带，我觉得这样可能会舒服一点。但是我把那根吊带踢得太远了，我想用腿勾住它，可我这么一勾，小腿下面的那根吊带也滑下去了，于是小腿悬空了。我动了动身体，确信这样就可以弄好，可是我刚动了一下，身体下面的吊带也被弄乱了，都滑掉了，情况更糟了。我下半身悬挂在空中，双脚够不着地。我只能依靠脊背的上半部支撑着全身，我不仅感到不舒服，而且害怕起来。我问自己之前从未想过的问题：“我在哪？我躺在什么上？”我环顾四周，首先往下看，看我身体悬挂的地方，以及我感觉自己要

掉下去的地方。当我往下看的时候，甚至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并不是躺在一个类似山巅或者高塔顶层的地方，而是躺在一个我根本无法想象的高处。

我甚至搞不清在悬空的身体下面，在那个无底的深渊中究竟看到了什么。我的心缩成一团，感到恐惧。往下看时，觉得太可怕了。如果再往下看，我觉得现在就会从最后一根吊带上滑下去摔死。我不去看，但是不看更糟，那样就会想：当我从最后一根吊带上滑下去，结果会是怎样？由于恐惧，我失去了最后的支撑，整个人顺着后背的绳子慢慢地往下滑，随时都可能掉下去。这时我产生了一个想法：这不可能是真的，这就是梦，马上醒来！我尝试着醒来，可我做不到。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一边问自己，一边抬头看，上面也是望不到顶。我望着天空深处，努力让自己忘记下面的无底深渊。的确，我忘记了。下面的无底深渊让我感到厌恶和害怕，而上面的深邃却吸引着我并使我坚强。我就这样凭借身体下面最后一根没有滑落的吊带悬挂在深渊上空。我知道我悬在空中，但我只往上看，这样恐惧就消失了。就像在梦里一样，一个声音飘来：“注意，就是它！”我一直向上望着，自己慢慢地平复下来，我记得发生的一切，也回忆起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我如何挪动脚，如何悬在半空，当时是如何恐惧，后来是如何往上看而克服了恐惧。我问自己：现在我仍旧悬在半空中吗？我没有环顾四周，而是用整个身体去感受我所依靠的那个点。我发现，我既没有悬挂在半空，也没有掉下来，而是牢牢地定在那里。我问自己，怎么会这么牢固？于是我开始摸索，观看周围的情况，我发现在我身体下面，正中有一根吊带，当我向上看的时候，我是以最为平衡的姿势躺在这根吊带上，一开始就是在这根吊带上的。然后就像在梦里一样，我觉得自己躺在上面的方式非常自然，并且一目了然、不容置疑，尽管在实际生活中这些毫无意义。

我甚至在梦里感到惊讶，以前怎么没有明白这些。原来，在我床头有根柱子，尽管这根细柱子没有什么支撑，但这根柱子的牢固性毋庸置疑。后来我发现这根柱子上的绳子挂得既简单又巧妙，当人躺在绳子上时，如果身体的中轴线和绳子重合，而且双眼向上看，那么根本不会有掉下去这一说。我觉得一切已经清楚了，我很高兴，也安心了。仿佛又有一个人对我说：“记住了，小心点！”

然后我醒了。

1882年

*Nels Macemur.*

## 托尔斯泰经历了什么

### 出身贵族（1828—1844）

1828年出生于俄国图拉省克拉皮文县雅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一个世袭贵族家庭，自幼接受贵族教育，喜爱阅读书籍。不幸一岁半丧母，九岁丧父，由姑妈彼·伊·尤什科娃带到喀山抚养。

### 涉世之初（1844—1850）

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语言系，准备当外交官，但无心求学。次年转入法律系学习，终于1847年退学，回家经营庄园。在庄园期间，他爱护农民，屡次分发粮食周济，取消对农奴的体罚，担忧农民的处境。后来去莫斯科，进入上流社会，整日挥金如土，但最终厌倦这种生活。

### 参军打仗（1851—1854）

1851年追随哥哥进入高加索军队服役，同时开始尝试创作，处女作《童年》发表在1852年11月《现代人》杂志第九期，获得普遍赞誉。1854年加入多瑙河部队，志愿参加沙俄与土耳其的克里米亚战争，在此战中英勇作战，屡建战功。

### 游历探索（1855—1862）

1855年退役后，托尔斯泰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结识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知名作家。后两次游访欧洲各国，看到俄国的落后之处，寻求改良进步之路。1862年结婚，脱离社交，转入宁静和睦的家庭生活。

### 创作里程碑I（1863—1869）

创作第一部里程碑式巨著《战争与和平》，波澜壮阔地展现俄国从城市到乡村广阔的社会画卷，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轰动俄国文学界。

### 创作里程碑II（1873—1877）

经12次修改，完成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描绘了莫斯科至外省乡村广阔而丰富的图景，文字细腻华美，小说艺术至巅峰境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称：“《安娜·卡列尼娜》是欧洲文坛上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可以与之相媲美的、白璧无瑕的艺术珍品。作者本人是空前绝后的艺术大师。”

### 思想转变（1879—1882）

受叔本华影响，托尔斯泰开始质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引发精神危机。在世界观剧变的情况下，写成《忏悔录》，在对自己的严酷剖析中，探索生命的终极意义。后放弃贵族生活，亲自参加体力劳动，过简朴生活。

### 创作里程碑III（1889—1899）

创作长篇小说《复活》，是他毕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由于涉及对沙皇政府和官办教会狼狈为奸的实质，《复活》在发表时受到审查机关的严厉打击，删减五百多处，作家本人也被东正教至圣宗教院开除。

与世长辞（1910年）

1910年11月10日，托尔斯泰为追寻精神自由，秘密离家出走，途中患肺炎，10天后不幸病逝于阿斯塔波沃车站。后葬于自家的雅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享年82岁。

本书仅供个人学习之用，请勿用于商业用途。如对本书有兴趣，请购买正版书籍。任何对本书籍的修改、加工、传播自负法律后果。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的名称为：周读 网址：[www.ireadweek.com](http://www.ireadweek.com)

[1]东正教：与天主教和新教并列基督教三大宗派。公元988年，当时的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接受了来自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作为国教，从此奠定了后世俄罗斯人一千余年的思想根基，使东正教成为俄国的宗教传统。

[2]大卫王：以色列的第二任国王，庄严且富有正义感，以跳舞礼敬上帝。

[3]伏尔泰（1694—1778）：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曾尖锐抨击天主教的黑暗统治。

[4]托尔斯泰深受基督教和中国道教思想影响，热切主张“道德的自我完善”，人称“托尔斯泰主义”。

[5]19世纪中叶，俄国处于落后的封建农奴制下，农民被束缚在地主和贵族的土地上，陷于被奴役地位。

[6]1855年，托尔斯泰来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作为立功军官和文学新锐受到屠格涅夫等人的欢迎。

[7]当时彼得堡的文学家们以充当“人类导师”自诩，自认使命为“教育民众”，喜爱高谈阔论，并且盲目崇拜莎士比亚和何马。

[8]1857年，托尔斯泰初次到法国、瑞士、意大利游历，当时的欧洲因工业革命促成科学技术和经济的飞跃式进步。

[9]1860—1861年，托尔斯泰为考察欧洲新式教育，再度出国。

[10]俄国废除农奴制后，新设调解人这一职位，用于缓解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托尔斯泰在国外时就接到了任命他为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第四区调解人的通知。

[11]萨马拉，俄国萨马拉州首府，托尔斯泰曾迁居于此。

[12]1俄亩约为10900平方米，比标准足球场面积略大。

[13]见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结论部分。

[14]《圣经·旧约·传道书》第一章。

[15]《圣经·旧约·传道书》第二章。

[16]《圣经·旧约·传道书》第九章。

[17]《圣经·旧约·传道书》第八章。

[18]《圣经·旧约·传道书》第九章。

[19]笛卡尔（1596—1650）：法国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观点为：怀疑就是出发点，人类应该可以用数学的方法来进行哲学思考。

[20]当时的俄国地主不从事劳动，由农奴劳动提供衣食住行所需。

[21]托尔斯泰一岁半丧母，从此失去母爱。

[22]基督教信仰圣父、圣子、圣灵三而合一的上帝。上帝是三位一体——圣父是万有之源、造物之主；圣子是太初之道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受上帝派遣，为世人赎罪；圣灵受圣父之差遣运行于万有之中，更受圣父及圣子之差遣而运行于教会之中。

[23]《尼西亚信经》：传统基督教的三大信经之一，得名于公元325年第一次尼西亚宗教大会，会议确定圣父、圣子、圣灵为三位一体的上帝。

[24]俄语中“复活”与“星期日”同音。



[25]《东正教圣徒传略汇编》共十二卷，于1860年在莫斯科出版。

[26]《训诫集》：古罗斯时期教会中流行的一本书，根据教会日历编撰，其中包括圣徒传和训诫诗。

[27]莫罗堪派：俄语直译“喝牛奶的教派”，多为拒绝入东正教的农民，在两百天的斋戒中只喝牛奶。

[28]帕什科夫派：英国子爵雷德斯托克的信徒，他的宗教观点在19世纪70年代的俄国贵族中很盛行。

[29]震颤派：源于英国的基督教派，以舞蹈礼敬上帝。

[30]苏梅斯基骠骑兵团：俄国历史上著名的骠骑兵团。

[31]黄枪骑兵团：俄国历史上著名的骠骑兵团，骑兵身着黄色制服。

[32]七大圣事：俗称基督教七圣礼，是七种被赋予特殊意义的仪式，包含洗礼、坚振、圣体、忏悔、傅油、圣秩、婚配。

[33]和子说：基督教中的一个争议：圣灵是由父而出，还是由父和子而出。

[34]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俄国沙皇，虔诚的东正教徒。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加小编微信一起读书

小编微信号：2338856113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20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 1、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 2、 每年豆瓣，当当，亚马逊年度图书销售排行榜

- 3、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 4、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 5、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著
- 6、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 7、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 8、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 9、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 10、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和得到电子书

也可以在我的网站（周读）[www.ireadweek.com](http://www.ireadweek.com) 自行下载

更多书单，请关注微信公众号：一种思路

